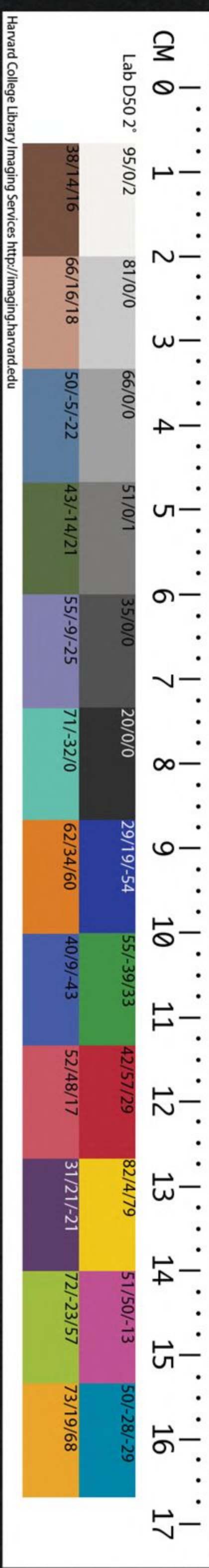


T2920/7910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 1954

01



皇明通紀前編序

東筦臣陳建撰

臣建往爲

皇明啓運錄述我

太祖高皇帝俊德成功。始終次第之詳矣。

宮端泰泉黃先生見之。諗又曰。昔漢中

葉。有司馬遷史記。有班固漢書。有荀悅

漢紀。宋中葉有李燾長編。皆蒐載當時

累朝致治之迹。以昭示天下。我

朝自

太祖開基。

聖子神孫重光繼照。垂二百禩矣。而未有紀者。子纂述是志。盍併圖之。以成昭代不刊之典也。建初辭焉。愧乏三長。何敢僭踰及此。然竊自念素性有癖焉。自少壯時。癖好博覽多識。解組歸山林日。每

繙閱我

朝制書。洎邇來諸名公所撰次諸書。凡數十餘種。積於胸中。久之不能自制。乃時時拈筆書之。取其有資于治。可通爲鑑者。編年次之。叅互攷訂。正其舛疑。又久之。不覺盈帙。雖乏三長。續貂荀李。汗顏班馬。不計也。夫自古國家莫不有創業垂統焉。亦莫不有持盈守成焉。我

朝

洪武開國四十餘年之事。無非所謂創業垂統焉。啓運一錄備矣。繼自

永樂。下迨

正德。凡八朝一百二十四年之事。無非所謂持盈守成也。則今通紀具焉。紀成就梓非敢自謂昭代成史。乃爲後之秉史筆。君子屬稿云爾。啓運錄舊已梓完。難

于再編改刻。然二之又不是。故今併冠以通紀之名。而版刻姑仍舊。合前後共爲一書云。抑嘗因此閱歷世變。尤有感焉。

祖宗時士馬精強。邊烽少警。而後來則胡騎徃徃深入無忌也。

祖宗時風俗淳美。真才輩出。而邇來則漸澆漓也。

祖宗時財用有餘。而邇來則變易廢弛。比
比也。推之天下莫不皆然。是果世變成
江河之趨。而不可挽與。抑人事之得失
有以致之也。愚間因次錄閱事變。不能
自巳於懷。輒僭著評議。或采時賢確言。
誠欲爲當世借前箸籌之。挽回
祖宗之盛。所深願焉。而力莫之能與也。有
志於世道者。尚相與商之。

終序

從信錄引

蓋聞翠嬀綠圖。昭盛帝之籙。參漏四肘。
開顯王之符。遐哉尚矣。然羲琴虞瑟。治
化僅紀于一身。禹扇湯羅。全盛不踰乎
百載。未有鴻猷景爍。累洽重熙。若我
皇明之隆盛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汎掃胡羶。肇造區夏。乾坤幾
混而再開。日月已晦而重光。秉道握機。

衡古定制。使天下久治而不可亂。蓋得
統正而備法。隆於皇哉。邁越千古矣。嗣
是

列聖承休。駿瑋益懋。明良喜起。陽和迴黍
谷之春。溥博昌明。下屋徹覆。益之照。伏
讀

寶錄寶訓諸書。以迄名賢碩士載紀。

聖子聖孫之令緒。亦旣彰彰可考已。愚生
獨有感于萬曆之盛。而覺擬議之難庸
也。夫濶安而知源靜。葉定而識根寧。繇
今日之治效。而想

神廟之所以潛維默運于中者。穆乎深矣
遠矣。當時在

廷諸臣。兢兢于典禮之大。咸以

郊廟

朝講銓補爲請。不知至誠之格。原無取于

琮璧之陳。王乃在中。露禱所以致澍雨之應也。

天子之孝。亦不在于色養之節。兩宮升遐。推恩所以廣。

遺詔之旨也。陋傳餐衡石之規。即

翠華希御。然而

宸衷潛注。念照徹千百。職幽微。厭釋經章。

句之末。即

經席踈臨。然而

家法克遵。日玩繹乎

累朝實錄。以故

大本建倫序之元。藩封式

祖宗之制。定大紛。決大疑。讞大獄。息議論

之雲霓。靖西夏。平播州。援朝鮮。掃四郊

之多壘。在揆地者。蒙

恩異數。而休容以伸。居言責者。切直罔諱。

而雷霆不怒。豈與夫任相太專者。反以
權重而致疑。求言若渴者。或至無忌而
兆禍哉。蓋我

神宗顯皇帝。睿資英敏。而養之以淵靜。識
斷超軼。而出之以寬仁。學問深宏。而居
之以凝定。邁古之大德。震世之偉畧。固
難得而罄書矣。故

天眷用休。年所多歷。享盛治者四十有八

年。大德聖人。與大福聖人。而兼受。

少年天子。與克陳建自洪永迄弘正續紀

太平天子。而交稱於都盛矣。以續文順義

列祖正中之治。以鞏百世悠裕之休。愚生

幸逢

盛際。身沐

皇仁。無以發揚大政。聊以得于見聞之確
者。手爲集錄。而敬銘之曰。從信云者。夫

亦附于庶民之徵云爾。

秀水經生沈國元敬書

既野五中之命以筆百世愈益之本也
太平天子而交蘇氏時盜矣以蘇氏各固
少平天子與

大蘇望人與大蘇望人而兼受有入

從信錄總例

通紀創於東莞陳建。自洪永迄弘正。續紀
補嘉隆兩朝。覽者以其編年敘事。文順義
明。遂推爲

本朝典故權輿。然名賢輩出。博洽代興。憲
章吾學。大政續編。典則統宗。紀聞彙編。史
料之類。當

聖明不諱之朝。百家紛紛競勝。于是取通

紀。衷之。刪蕪納新。削荒引實。叅覈之詳。編
摩之確。允稱精簡。

神廟嘉言善政。彰彰在人耳目。然無成書。
無以慰海內士民。覲揚切念。今廣爲搜討。
無慮千卷。連章隻字。罔不酌領。然必詳註
所出。不敢掠前人之美也。

黃閣總揆。凡政令議論。當以此爲推準。故
錄中必詳。其餘則以職掌之所在。定一是
而條隸之。不復不濫。

凡無關大政。無裨實典。訐奏而穢毒相攻。
徇私而毀譽交舛。褻瀆

君聽。淆亂人情。雖工弗錄。至災祲變異。備
載以驗占考。玄鳥履武。商周不遺。神語石
言。盲史畢紀。意蓋深矣。

詔諭勅旨等項。凡係

天言。語語典誥。字字綍綸。何敢妄贊一辭。

謹遵本文成句恭讀。以便後學誦習。
名賢奏對條議。洋洋灑灑。連篇累牘。讀者
反復始了。今略爲標注圈讀。曉然揭其意
指之所在。使人開卷卽得。亦助讀書之一
捷也。

凡有益後場經濟者。全取節錄。或擬題。或
稽引。展書確有準據。豈不快覽也哉。

萬曆歲庚申秋日秀水沈國元識

皇明通紀從信錄卷目

太祖高皇帝紀

第一卷

壬辰元順帝至正十二年至丁酉十七年止

第二卷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至癸卯二十三年止

第三卷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至丁未二十七年吳元年止

第四卷

戊申洪武元年至二年止

第五卷

庚戌洪武三年至辛亥四年止

第六卷

壬子洪武五年至丙辰九年止

第七卷

丁巳洪武十年至壬戌十五年止

第八卷

癸亥洪武十六年至戊辰二十一年止

第九卷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至甲戌二十七年止

第十卷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至戊寅三十一年止

建文紀

第十一卷

己卯建文元年及庚辰二年止

第十二卷

辛巳建文三年至壬午四年止

成祖文皇帝紀

第十三卷

癸未永樂元年至戊子六年止

第十四卷

己丑永樂七年至十七年止

仁宗昭皇帝紀

第十五卷

庚子永樂十八年至乙巳洪熙元年止

宣宗章皇帝紀

第十六卷

丙午宣德元年至己未四年止

第十七卷

庚申宣德五年至乙卯十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上

第十八卷

丙辰正統元年至戊辰十三年止

景皇帝紀

第十九卷

己巳正統十四年至辛未景泰二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下

第二十卷

壬申景泰三年至天順二年止

第二十一卷

皇明御制金
卷目
已卯天順三年至丙戌成化二年止

憲宗純皇帝紀

第二十二卷

丁亥成化三年至甲午十年止

第二十三卷

乙未成化十一年至丁未二十三年止

孝宗敬皇帝紀

第二十四卷

戊申弘治元年
至丙辰九年止

第二十五卷

丁巳弘治十年至乙丑十八年止

武宗毅皇帝紀

第二十六卷

丙寅正德元年
至癸酉八年止

第二十七卷

甲戌正德九年
至辛巳十六年止

世宗肅皇帝紀

第二十八卷

壬午嘉靖元年
至戊子七年止

第二十九卷

乙丑嘉靖八年至丙申十五年止

第三十卷

丁酉嘉靖十六年至丙午二十五年止

第三十一卷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至乙卯三十四年止

第三十二卷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至丙寅四十五年止

穆宗莊皇帝紀

第三十三卷

丁卯隆慶元年壬申六年止

神宗顯皇帝紀

第三十四卷

癸酉萬曆元年辛巳九年止

第三十五卷

壬午萬曆十年至丁亥十五年止

第三十六卷

戊子萬曆十六年至壬辰二十年止

第三十七卷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至甲午二十二年止

第三十八卷

策萬曆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止

策第三十九卷

丁未萬曆三十五年至壬子四十年止

第四十卷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至庚申四十八年止

策三十五卷

癸酉萬曆五十年至辛巳五十五年止

策三十四卷

神宗顯皇帝降年壬申六年止

皇明從信錄卷一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

沈國元訂

壬辰 元至正十二年

高皇帝起兵濠州。帝之先江東句容朱家巷人。皇祖

熙祖始渡淮家泗州。皇考仁祖淳皇帝與太后陳氏

徙濠之西鄉。後遷太平鄉。生四子。長南昌王。次盱眙王。次

臨淮王。上季子也。先是陳太后夢一朱衣神。餽藥如

丸。燁燁有光。吞之。既覺。異香襲體。遂娠焉。及旦。有光燭天。

照耀千里。異香經宿不散。時元大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

日也。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

聖構廣大
正與顛仙
意暗應

哈佛大學哈佛藥宗
圖書館
珍藏

羅幃自是室中常有異光每嚮晦將寐忽灼爍如焚家人疑火走護之竟無所見生數日不乳食仁祖求醫歸遇一僧詢故告之僧日夜子時食矣仁祖謝已忽不見夜半果食兒時苦多病仁祖欲度爲僧太后不欲至正四年甲申上年十七時值旱疫父母三兄相繼病歿上孤立無依乃遵先志遂托身皇覺寺在寺多異徵逾月僧乏食散遣徒衆上乃游江淮歷金斗光息潁州道病有兩朱衣人與之同食息病已莫知所之嘗夜陷麻湖中遇羣兒呼迎聖駕叱之不見崎嶇三載仍歸寺中時春秋二十五矣時元政不綱四方兵起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

羅田徐壽輝等各擁衆數萬剽掠郡縣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攻陷濠城據之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邀賞百姓益洶洶不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上乃祝伽藍神卜筊得吉遂以三月朔入濠門者疑爲謀執見子興子興見上狀貌奇之與語大悅留參謀議凡有征伐卽命往往輒勝子興日益親信遂以所育馬公女妻之馬公宿州閔子鄉人也素剛直重然諾愛人喜施避讎定遠與子興爲刎頸交有季女術者謂當大貴公謀還宿州起兵應子興以女托之子興撫如已出馬公尋卒子興爲女擇配以帝豁達有

一局全勢
女英點破

三郭眼力
不相上下

皇明從信錄 卷一
智略宜配之。子興妻張氏曰。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
豪傑成功業。一旦彼為他人所親。誰與共事者。子興遂妻
之。即高后也。上在甥館。湯和委心推翊。為萬夫長。
上過臨淮。郭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懽酒酣。踞上。備陳天
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山甫私語諸兒曰。吾視
若曹皆非田舍郎。但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耳。宜謹事
之。後以女入侍。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奇微異兆。至如我太祖神資天
授。規模橫越百代。而得統之正。同符漢祖。其識已肇于
齊梁之季。誌公涅槃時作偈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有
馮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乘夜燈。
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興。一時皆不能解。或曰。應在五
百年後。李昇亡國。人以雞犬解西戎之說。南北為曹潘

中軍之應。然第二句江南事有馮馮者。諸馮也。聖人
諸即朱寓其姓也。西屬雞乘雞者。壓雞之上為戊申。
太祖登極之年也。戌屬犬。即以其年幸汴梁。又明年為
庚戌。是跨犬也。司南位。自南而北抵于子位也。乘夜燈。
元主夜遁。出建德門。以去。建下為安。德為仁也。東鄰。指
張士誠。闕者。滅也。滅士誠。則取中原也。隨虎。金陵龍盤
虎踞。神龍盤結。而虎為之先。若隨其後也。遇明興。顯然
建國大號也。其為太祖之識。信然而豈區區偏安亡
國之主。足云哉。誌公族姓朱。塔于鍾山下。太祖十其
地為孝陵。改塔于東十里。即今之靈谷寺也。又于雞
鳴山建寺祀之。傳有闕刻預識意者。太祖其誌公之
再世了。江南一大事。因緣歿示其兆。葬即其地神矣。

甚亂多忠
徐壽輝將丁普郎等陷漢陽諸郡。又遣曾法興陷安陸。知
府丑驢戰死。又陷中興路。攻沔陽。推官俞祖述捍禦。城陷。
秘執使降。罵不輟。支解之。○徐壽輝破江州。蒙古總管李
黼戰死。

三月元屢討方國珍不克以泰不華爲台州路達魯花赤招諭之國珍降亡何元欲伐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疑懼復劫其黨入海不華發兵扼澄江遣義士王太用往喻國珍拘留不遣突入海門港犯馬鞍諸山不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今守海隅賊反覆不能制國家何賴焉諸君助我討之克則諸君之靈不則吾以死報國國珍使其戚黨陳仲達僞降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垂與國珍遇呼仲達語仲達目動氣索不華覺其詐手斬之前搏賊船格殺五六人賊羣至欲擁過國珍船不華瞋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

明史

屍海中事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諡忠介

義著

五月元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羣盜多引亡宋故號宜徙帝羃子和尚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七月徐壽輝將項普略掠徽州遂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元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砍賊中鎗而死時董搏霄從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失

甲錄

義氣奮激
作勇百倍

獨復西南
要地功不
可朽

皇明從信錄 卷一
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
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搏霄麾壯士突前諸
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
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千秋關皆次第以
平賊衆潘大淵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斬饒
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二十里霧搏霄引兵擊
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斬之徽州遂平
九月元脫脫攻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奔濠
州脫脫命賈魯圍之上與子興極力拒守
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吉星擊徐壽輝將趙普勝

以三千破
百萬古之
天將

其人鐵

戰於湖口兵敗死之吉星初為南臺御史執政惡之出為
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吉星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
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
百萬吉星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
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
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
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自據番陽口綴江西
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接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
下流火之星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猶堅坐不動中流矢
而什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斥

元之兵政可知

疲于奔

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河
西人搆思吉之子也

十二月彭趙據濠稱王時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反屈
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為所制會賈魯死圍解遂據濠以孫
德崖等為已用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一日執元帥囚
於獄上自軍歸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元帥
家明日彭趙聞遣人釋之

癸巳

元至正十三年

春上在郭元帥甥館掌兵有救天下安生民之志乃糾
合義旅招延豪杰於是鄉里壯士徐達等數十人率先歸

盛矣

附左列二十四將皆濠產後並為開國元勳封公侯

徐達

湯和

吳良

吳禎

花雲

陳德

顧時

費聚

耿再成

耿炳文

唐勝宗

陸仲亨

華雲龍

鄭遇春

郭子興

郭英

胡大海

張龍

陳植

謝成

李新

張赫

張銓

周德興

三月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
里招諭國珍國珍請降然心猶豫不決二人遂以得降報
請授之官時劉基為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

捕斬之。執政多受國珍賂者，罪基擅作威福，竟授國珍徽

州路治中，弟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督令之

官國珍疑懼，擁船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

兒溫沙率兵討之。國珍遂執元帥也。忒迷失守臣宋伯顏

不花趙宜浩等入海，以要詔命。元復以國珍為海道漕運

萬戶，國珍為衢州路總管。自是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據

有溫台慶元等路。

高岱曰：元末諸雄，惟國珍舉事最早，其所就業最微，觀其所營為，蓋反覆狙詐人耳。非有長駕遠馭之才，取威定霸之略，特元失御，釀成其惡至此也。吾於元人處國珍一事，而知其必亡矣。夫招安大盜，乃為下策，乃招之不從，又招之。既從而復叛，復招之。崇之以高官，大爵而不能弭其亂。既優之以卑辭，殊禮而不能解其兵，則亦

何利而自貶損如是耶。不惟國珍有輕藐驕縱之心，四方覬覦者聞之，亦奚憚而不稱兵也。況此事在壬辰癸

巳間，猶諉之勢有所不能，而國珍作孽時，則汝穎蕪黃

之兵未起也。是在元謂之首亂，以天下之全力，不能制

一海隅寇耶。觀劉基之言，不用則知國珍之必不可制

於國珍，服則待之不疑。叛則討之不赦。觀其遣還質子

數言，推誠布公，豈非天地覆載之量。帝王綏世之略乎。

雖然，國珍當我聖祖招諭之初，其揣逆順，測成敗，甚

明。此非有過人之識，不能也。使其率義旅歸附，不失為

開國之元勳矣。乃反覆觀望，狐疑不自決，卒至國滅身虜，恤哉。

胡粹中曰：猛虎出林，蛟龍失水，人皆得以制之。國珍構兵六年，屢敗官軍，阻江海以自固，蓋未可以易勝也。若

因其請降，厚以爵祿，導之臣順，使彼無失其富貴，不憂乎危亡。則雖強暴之性，可馴而為忠義矣。乃以治中移之他路，是激其怒而使之再叛也。元朝處置若此，豈不謂之國無人焉者哉。

五月張士誠陷高郵，元淮南行省遣守臣李齊招降之，不

從又攻陷興化縣元行省以左丞僕哲篤守高郵出李齊
守甓杜湖會數賊呼噪乘間入掠城中僕哲篤等聞之倉
卒遁走士誠即入據高郵李齊聞變還趣城城門閉不得
入士誠稱王國號周改元天祐元遣集賢侍制烏馬兒孫
撫齊詔諭之詔言請李知府來始納詔行省趣李齊往至
則下之獄并拘詔使不遣又叱齊使跪齊不屈大罵曰吾
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槌碎其膝而剛之時論
大廷三魁若李黼秦不花李齊皆不負所學云
上率徐達等略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上與費
聚等三百人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有秦把頭者

是屈

是何剛

聚眾於豁鼻山結寨復以義招降之得八百餘人定遠繆
大亨初起義兵為元攻濠不克元兵潰散大亨獨以二萬
餘眾屯橫澗山上命花雲等夜襲破之大亨乃舉眾降
○定遠人馮國用丰儀峻整器量恢豁弟國勝美貌長驅
勇毅多智兄弟竝喜讀書尤喜讀孫武子講論兵法夜分
不寐因亂里人推為義長立寨保障鄉曲至是遇上略
地至妙山國用率所部來上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
其儒生耶因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
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掃除
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

恐無

值仁義以
收人心

下不難定也。上大悅曰：吾意妙正如是。遂待以心膂，俾兄弟皆居帷幄，贊兵政，預機密，宿衛左右。國勝後，改名勝，又字宗異。○定遠人李善長來謁。上見其為長者，禮之。與語竟日，皆合。上大喜，遂留幕下，掌書記，預謀議，贊軍務。畫餽餉，甚見親信。上從容語長曰：方今羣雄竝起，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聖明弗得效其能，以至於敗。主者安得獨存？故相繼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無效，彼所為也。遂與俱攻滁陽，下之。時廬州合肥人吳復沈鷲少言笑，勇略過人，遇亂聚眾立寨，保護鄉里，復為千戶。至是率所部伏

黑

謁。上命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歸附，德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德興所率者纔百人，一鼓而破之，擒其偽帥，降其眾。○

黑將軍

人豪

上將兵取滁州，時花雲為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顧後騎尚未至，欲退不可。雲提劍躍馬衛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濠州人趙德勝來謁，狀貌魁偉，膂力過人，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州縣選為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事，不可為棄之來歸。上喜其才勇，即命為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及姊子李文忠來歸，文正南昌王子也，先同其母避亂，與上失焉。文

大和充溢

忠曹國長公主子也。公主卒，父隴西王禎携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皆來歸，眷屬復聚。上喜甚。文忠時年十二，見上，牽衣而戲。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即取文忠自養育，擇師教之。與沐英皆賜姓朱氏。英定遠人，先是英年八歲，因兵亂，父母俱亡，熒然無依。上見而憐之，與孝慈皇后撫育之，為子。至是十歲矣。

六月，上駐節滁陽，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上將兵守

盱泗，以二人麓暴淺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尋相吞併，戰士多死，早住亦亡。惟均用專據濠州，狠戾益甚。子興勢孤，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滁州見上。上所將兵，號令嚴明，軍

不受此匪之傷太祖深符易理

容整肅，大悅。

七月丁卯，泉州雨白絲，海水日三潮。○江西賊王善既陷

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數與鏖戰，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

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收濬尸斂瘞。健歸，請帥府

兵以復讎，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

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害其父者

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事聞，元朝贈濬

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

胡粹中曰：劉健孝足以復父之讎，忠足以滅君之賊，智勇俱全，蓋奇士也。授以縣尹，則賞不酬功用，違其才矣。

使為將帥。豈不足以保障一方哉。

十一月西番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擯。擯兒法。擯
擯兒者。術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元主皆
習之。詔以西番僧為司徒。伽璘真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
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元主曰。陛下尊居萬乘。富
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
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
及選宮女一千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首垂髮數辨。戴象
牙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
鞋襪各執加巴刺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用龍頭笛

亂主亡國之政。元獨取其最下。是胡夷本來而日。

管小鼓。箏。箏。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送不花
領之。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宦官受秘密。或者得入。餘
不得預。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塔秃魯帖木兒及老
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
裸處。號所處室曰。些。即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
淫。而二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日外聞。皇太子既長。深
疾二僧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

甲午 至正十四年

九月張士誠攻揚州。元達識帖睦爾與戰。軍潰。江浙叅政
佛家奴與戰。軍又潰。士誠進陷盱眙。兵勢益振。元主乃詔

脫脫以太師中書令右丞相總制諸王各省軍馬董督總
兵領大小官員將士以討士誠於高郵大破之士誠突圍
走出

十月元兵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來求救滁陽
王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急上謂王曰

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
棄大事王意少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

諸將畏之莫敢往皆託以禱神弗吉為辭王乃召上將
兵往亦令禱神上曰事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禱也

遂帥師往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每日暮攻壘垂陷復

太祖一生
重意

精奇

去明日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元兵致疑上以計給

之乃斂兵入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相視錯

愕環壘不敢逼遂列陣而出牛畜婦女居前丁壯翼之徐

引而去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上設伏澗側

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兵大敗滁

城得完○虹縣胡大海來謁長身鐵面智力過人上一

見語合用為前鋒○濠州孫興祖王志來歸興祖剛毅有

膽氣志鷲猛有智謀二人年皆十九○上威名日著滁

陽王二子惡其勝已陰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謀預洩及二

子來邀上即與皆往略無難意二子喜其墮計迨至半

太祖智保
滁州

其謀預洩
寧非天說
耶

途。上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少頃勒馬即轉因罵
二子曰如此及人我不去矣二子問故。上曰纔上天說
道爾今以毒酒害我二子駭汗浹背下馬拱立曰豈敢如
此豈敢如此遂逡巡而去自此不敢萌意。○時有鐵冠道
人精數學謁。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
今觀之非明公而誰。上問其意對曰明公狀貌非常龍
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岳相附日月麗天附骨插鬚聲音洪
亮貴不可言受命應在千日內。○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
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
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為之下汝中柏因譖之

哭數已定

脫脫改先聽為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喉蹇因不花等刻

脫脫出師三月畧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為已用半朝廷之

官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汚清

臺章三上詔削脫脫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

夏陞泰不花為河南行省左丞相月濶察兒加大尉雪雪

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璫曰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

乃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

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

子委以軍國重事早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恩所

人臣之義
當以脫脫
為正

及深矣。即出各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率所部以聽。月濶，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刺荅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劍自刎而死。

十二月元主自製舟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簾棚穿廊，兩煖閣，後宮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粧，前有兩瓜，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紫衫，金荔枝帶，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尾口眼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櫃上設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縣鐘，一縣鈺，夜則神人自能按更。

測心無益

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鈺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櫃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復退，立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

胡粹中曰：古百工執藝事以諫，懼作為奇巧以蠱惑上心也。今龍舟刺漏，皆帝所自製式樣，則非工之罪矣。故當時都人為之諺曰：帝也斧鑿，太子鼓鉦，父子如此，欲無危亡其可得乎。

乙未 元至正十五年 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

太祖定計 取和陽

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上曰：困守孤城，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與命張天祐將兵前行，耿再成繼后，約相距十餘里。候天祐青衣兵薄城，舉火為應，再成兵即鼓行而趨。天祐兵

因敗爲功
祐和有焉

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遽率衆直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開城，以飛橋，繼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走，追至和州小西門。天祐、湯和等奪其橋而上。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遂據其城。○子興聞再成兵敗，大驚，俄又報元兵至，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謀於上。時兵皆出城守備單弱，上令合淝三門兵於南門，使填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使膝行，以見子興，諭之多失辭，衆欲殺使者。上謂子興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

後謀

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不敢進。王從之，縱之往。元兵明日果遁去。時子興猶未知和州已拔命。上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千人往收殘兵，仍窺和陽。兵至界，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之。上乃入，撫定城中，報子興，遂屬。上總守和陽。○初

○聖○主○

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上爲之惻然，即召諸將謂之曰：諸軍自淝來，多據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悅。○上旣總和陽兵，謀斷出諸將。右諸將多王貴部曲，未盡心服，惟湯

視天下卽
如一身一
家民舍此
安歸乎

和聽命惟謹。李善長委曲調護。定遠人茅成和州含山人。仇成來歸。二人驍勇有膽畧。上皆留置麾下。○上與張天祐等議分甕和陽城計。廣袤為十分。限以丈尺。刻日各完所事。是月元兵十萬來攻。上與天祐以萬人拒郤之。時元太子禿堅及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也先各遣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雞籠山等處。道梗不通。上率諸將皆擊走之。元兵乘○第一○大○功○上出復來攻和陽。李善長督兵擊郤之。殺獲甚衆。於是元兵皆走渡江。○時濠州舊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因求入城假居數月。子興舊與德崖有隙。聞之大怒。即自滁來和。德崖聞子興至。即欲

他往。其軍先發。德崖留後。上送其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走報。滁軍與德崖軍鬪。德崖為子興所執。上大驚。亟呼耿炳文吳禎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忿蓄異志。亟扶上馬。圍擁而行。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志其名者以為不可。力止之。子興聞上被厄。憂患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等數人往代。張姓者復諭其衆歸。上以出德崖。於是上乃得還。子興亦釋德崖去。既而徐達等亦脫歸。

三月子興卒。上統其軍。○時劉福通杜遵道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立為皇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

天子一統之基

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檄滁陽之子郭某為元帥張天祐為

右副元帥上為左副元帥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

人耶不受○虹縣人鄧愈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年十六隨

父兄起兵父兄俱戰歿愈代領其眾每出戰必挺身破敵

咸服其勇至是來附命充管軍總管○濠州懷遠縣人常

遇春來歸遇春性剛毅多智畧警力過人狀貌奇偉年二

十三為羣雄劉毅所得愛其驍勇拔居左右遇春見聚日

事剽掠終必無成聞上駐師和陽兵有紀律恩威日著

乃領數十人棄聚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

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忽寤見上騎從至與其徒乞歸

俊傑

殷宗夢說

開平夢主

皆千古獨

醒處

附 上喜其勇壯用以為先鋒

按是去歲馮國用而下至此諸將來歸者又十餘人悉皆名將也惟吳復仇成二人為廬和人餘皆濠產也昔人云漢祖功臣多起豐沛光武名將半出南陽蓋帝王啓跡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畧之士生乎其間以備其驅策而為之股肱羽翼稽古驗今豈偶然哉

太祖謀取金陵

上駐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時廬州巢縣

人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

伯仲與其弟庸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為人桑世傑和州

含山人華高等各率眾泊舟巢湖連結為水砦以扞寇盜

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作亂永安等與戰不勝為所窘聞

上駐師和州豪傑嚮附乃遣使問道以書納款云諸將欲

天之所與
無往不得
其助

率舟師來歸。為君弼梗道乞兵援之。上得書大悅。謂李善長曰。吾眾已數萬。所乏者糧。欲渡江。乏舟楫。永安等以舟師來附。良應我機。殆天意也。機不可失。即以兵應之。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諸將迎。上登舟出湖口。至桐城。聞已脫敵險。然未入江。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塞馬腸河口以阻諸兵。上率舟師攻之。敵舟高大。不利進退。永安等以小舟與戰。往來如飛。左右奮擊。大敗之。取道小港出舟。苦涸。會大雨連旬。水勢滔天。諸將遂得縱舟從。上直趨和陽。時巢縣人金朝興驍勇有謀。亦率所部來附。軍聲大震。上遂定渡江之計。

六月朔。上率諸將渡江。時因北風順。諸將舳艫齊發。舉帆頃刻。達牛渚。上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上

麾將士以進。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

采石。乘勝徑取太平路。元守臣遁。○郡將吳昇帥眾降。

上曰。吾聞汝江左名賢也。即用為領兵總管。昇謝曰。主欲

取天下。莫如恤境安民。何征不服。上善之。時初得太平。

四面皆元兵窺伺。上用昇計。籍鄉兵。選稅戶。宋成。吳文。

通。朱仇隆等為千戶。領之。居民蓄積。悉輸入城。而太平以

安。○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為戒。輯軍士。榜及入

城。張之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

籍鄉兵

仁王首政

肅然太平者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上狀貌
 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安
 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
 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
 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
 此應天順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上曰足下之言甚
 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
 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
 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上甚悅遇安甚厚事多
 預議○改太平路為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為

與國用意同

大儒

帥府都事汪廣洋為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文移用
 宋龍鳳年號旗幟及將士戰衣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色
 尚赤故也○合肥人楊璟率眾歸附璟本儒家子少沉毅
 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畧因亂聚里中少壯保鄉井至是率
 眾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
 八月徐達等取溧陽諸縣
 九月丁亥上第一子生
 十二月初元將蠻子海牙與元右丞阿魯灰等以巨舟截
 采石江閉姑孰口而方山寨民兵元帥陳瑄先則以眾數
 萬來攻太平太祖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迎戰復命別

將潛師由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桀先腹背受敵，大敗，遂擒桀先。太祖釋不殺，與之語。桀先許曰：生我謂何。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假號令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勝則人附，敗則人叛。爾既以豪傑自負，必能識事機，豈不知生爾之故。桀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爲書招之。明日衆皆降。蠻子海牙阿魯灰等見桀先兵敗，不敢復進。攻率其兵還駐峪溪口。我師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路。桀先初意其衆未必從，故陽爲招辭。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其部山口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太祖

天地之度

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桀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縱之還。桀先既歸，收其餘衆，屯於板橋。陰與元福壽合。陽爲報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匹。因言集慶城右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據水，以山爲郭，以江爲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王濬造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建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繼。竭力前

進脫有不虞，反爲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擣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自下也。太祖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晉之殘吳，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喉嚨，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深慮。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勢殊事異，足下効勤宣力，正宜乘時進取，建勳定業。柰何捨全勝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耶？堃先旣得書，知其詐，不復行。我師遂進攻集慶。元帥張天祐等至方山，堃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

破盡 劫盡

明折其奸

郭元帥皆戰死。堃先追襲我軍於漢陽，經葛山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堃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堃先乘後擊之，仆地攢槊刺死。堃先。○我師克蕪湖，置永昌翼。○陳堃先子兆先復集兵屯營方山，蠻子海牙復擁舟師結寨采石，旌旗相望，爲犄角之勢，以窺太平。

丙申

元至正十六年
宋龍鳳二年

二月我師攻蠻子海牙砦，破之。時將士皆渡江，而家屬尚留和州。元兵結砦采石，南北不通。上命常遇春統兵攻之。遇春乃以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旣戰，則出奇兵擣之，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悉俘其兵船。蠻子海

皇明從信錄 卷一
牙僅以身遁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三月朔上率諸將進取金陵

按金陵即今南京地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後漢改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六朝皆建都於此隋為蔣州唐為昇州宋為江寧府元為集慶路置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於此故謂之南臺

諸軍水陸並進攻陳兆先營破之擒兆先悉降其眾復釋兆先而用之俾為元帥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上覺其意是夕令之宿

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臥侍臥

榻傍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金

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敵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

便得其力

通真漢語

軍拔柵競進遂破之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戰死上入

城召官吏父老論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竝起生

民塗炭吾率眾至此為民除亂耳汝宜各守職業毋懷疑

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

者吾為汝除之城中軍民更相慶慰得民兵五十餘萬改

集慶路為應天府置上元江寧二縣得濡水吳煜孫炎楊

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

為統兵元帥上嘉福壽之忠命為棺衾以禮葬之○元

將康茂才率所部降附茂才蘄州人先是結義旅捍寇江

上有功累遷宣慰使都元帥成裕溪采石及我師渡江將

士多效死。茂才數戰不勝。常遇春設伏殲其精銳。殆盡。茂才復收合潰散。豎寨於天寧州。上命諸將以襄陽砲破其寨。茂才奔金陵。未幾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曰：前日之戰。各為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金陵既定。上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為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寘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是月十七日。命徐達為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上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輯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

太祖發兵取鎮江

擊人

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師至鎮江。元平章定定遁去。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不知有兵。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

四月。士誠寇宜興。上命耿君用援之。宜興要地。勢所必爭。君用賈勇先登。力戰死之。以其子炳文代領其眾。

六月。命鄧愈、邵成、華高、華雲、龍等將兵進攻廣德路。克之。

○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有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七月初。江南始亂。達識帖木邇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破杭州。達識帖木邇遁入富陽。平章左

鄧愈等克廣德路

答納失里戰死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
敗士誠兵復杭州達識帖木邇乃還○諸將奉 上為吳
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總吳國事以
李善長宋思顏為參議李夢祥郭景祥為左右司郎中侯
原善楊原杲陶安阮弘道為員外郎孔克仁陳善吾王愷
為都司王壽為照磨欒鳳為管勾夏煜韓子魯為博士置
江南行樞密院以元帥湯和攝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
置親兵都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為都指揮使置左右等翼
元帥府以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鄧愈陳兆先張彪王玉
陳本等為元帥置五部都先鋒以陶文典陳德等為之置

省都鎮撫司以孫養浩為鎮撫置理問所以劉禎秦裕為
理問置提刑按察使司以王習古王德芳為僉事置兵馬
指揮司譏察奸偽以達必大為指揮○遣使聘鎮江秦從
龍入見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初以才薦仕元為校官累遷
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王師將
下鎮江 上謂徐達曰爾往下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
成入城當為吾詢訪此人致吾欲見之意達等至鎮江果
得之還報 上喜即命兄子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
至 上親至龍江迎之以入自是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皆
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間問答甚密左右皆不知常稱為

好風勵

不負朝廷

師臣之風

雙刀王

太祖征張士誠

老先生而不名後數年病卒。○定遠人王弼率眾歸附。弼有膂力，膽畧過人，善用雙刀，號雙刀王。因亂結鄉里少年立寨於三臺山以自固。至是率所部來歸，命宿衛帳下。○時鎮江諸郡已定，東探浙右，張士誠據有平江。今蘇州府擅稱名號，遣將進據毘陵。今常州府旌旗相望。上命徐達率諸將往征之。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為鹽場綱司牙僧，與弟士德士信俱以公鹽夾帶私鹽，緣為奸利，資性輕財，好施，頗得眾心。癸巳之夏，士誠因亂據高郵，稱王。元朝命丞相脫脫總大軍討之，攻城垂破。可惜元主聽信讒言，下詔貶謫脫脫，脫脫師大潰散，賊勢遂熾。是年春，士誠遣士德將兵渡海，攻陷平

江及松江、常州、湖州諸路，地廣兵強，遂為勍敵。○初常州奔牛壩人陳保二聚眾，以黃帕裹首，號黃包軍。湯和等兵下鎮江，徇奔牛、呂城，保二以眾降。至是復叛，降於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以去。乙亥，太祖遣儒士楊憲小之也通好於張士誠。書畧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為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圉，保境恤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於交構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還。尋誘我斥候，以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軍於龍潭。上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

皇明史記

卷一

三五

徐達評擒
張士德

誠起於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寇鎮，是其交已變常。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請益師以薄之。應手上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達軍於城西北，湯和軍於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眾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鬪，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為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旣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遇伏，馬蹙為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并擒其將張湯、二將軍、九六。郎士德、臬鰲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為多，旣被

擒，士誠氣沮。太祖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間遺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誅之。

十月丁亥，上第二子生。○華雲龍、王弼等復敗士誠弟士信兵於舊館，擒其驍將湯元帥以歸。士誠由是氣益沮，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為犒軍之資。上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技，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何見

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青軍叛去，助彼來戰。徐達被圍於牛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胡大海等自外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兵奔及城。達率軍圍困士誠，復遣

其將呂珍潛入城督兵固守

丁酉

元至正十七年
宋龍鳳三年

正月李武崔德復攻破商州又攻武關拔之趣長安分兵東畧同華諸州三輔震恐元豫王及省院官計無所出行臺侍御史王思誠曰賊素憚察罕帖木兒遣使求援察罕新復陝州得思誠書即提輕兵五千約李思齊倍道來援轉戰而前殺獲無算李崔等敗走○毛貴陷膠州復陷萊陽元守臣釋嘉納死之貴引兵趨益都般陽諸州元以董搏霄為山東宣慰使與知樞密院事不蘭奚率兵擊之未至益都貴兵趨濟南濟南告急搏霄乃提兵赴濟南大破

毛貴兵於濟南城下元擢搏霄官都元帥有忌其功者譖於太尉紐的該仍令往援益都搏霄以老疾辭請以弟昂霄代元乃以昂霄代領其眾未幾復命搏霄守河澗之長廬搏霄以兵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其後毛貴果陷濟南搏霄方駐南皮魏家庄元遣詔使拜河南左丞甫受命營壘未完毛貴引兵猝至諸將曰賊至當何如搏霄曰死報國耳拔劍督戰不能支遂被殺不見血奇惟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卒

兄弟死國

二月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今湖州府長興縣張士誠將趙打虎迎戰敗之遂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守將李福安

溫祥卿進
守禦之計

谷失蠻等義兵萬戶蔣毅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
卿者避亂挈家來歸炳文與語奇之遂留贊軍事用其策
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為守禦計乙亥立永興翼元帥府以
耿炳文為都元帥統兵守之

三月克常州命同僉湯和統兵守之

四月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
閉門拒守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裹瘡與戰太祖親往

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為重蔽數道竝進仲英不能支開
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
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匹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

相繼皆下

亮祖廬州六合人初為元義兵元帥克太平時亮祖來
降上喜其勇悍賜金帛俾仍舊官下何復叛數與我
戰我軍為所獲者六千諸將弗能當至是被獲縛以見
上曰爾當何如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爾
上壯而釋之使從征

五月俞通海張德勝等以舟師峇太湖人馬跡山衝賊水

寨其將王貴紐澤率眾降○時羣雄並爭民無定向廣德

宣城復叛胡大海趙德勝領兵復取之○命江淮分院副

使張鑑同僉何文政率兵攻泰興擒其將楊文德等遂克

泰興○銅陵縣尹羅得泰來降○丙申克青陽縣

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胡良

率兵取江陰。張士誠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城西門，克之。擢良為分院判官，督兵守禦江陰地。與張士誠密邇。去姑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胡禎增兵協鎮，其地戮力設備。每寇至輒破走之。

按是時張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咽喉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沂大江。上金焦二邑既為我有，賊吳二師統精兵固守之，士誠侵軼路絕。

七月我師徇宜興，取常熟。○鄧愈胡大海既下，績溪休寧乘勝進攻徽州。元守將元帥八爾思不花及萬戶吳納等

拒戰，我師擊敗之，拔其城，納與守臣阿魯恢李克膺等退守遂安縣。胡大海引兵追及於白鶴嶺，復擊敗之。納等自殺。元帥汪同率所部來降。

八月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於韓林兒。○張士誠數受窘辱，乃請降於元。雖受太尉之銜，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元張士誠降

九月元帥費子賢率兵取武康安吉皆下之。○常遇春率廖永安吳禎等自銅陵進取池州。上命舍人李文忠策應，合兵攻破其城，斬天完偽將洪元帥，執副將魏壽徐天雄等。既而偽平章陳友諒發兵寇城，遇春等奮擊大敗之。

皇明御制金
按友諒，沔陽漁子，常為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初為文俊簿書掾，未幾亦領兵為元帥，因隙襲殺文俊，并其軍，自稱平章。

冬十一月，上閱軍於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揚州。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眾降。初乙未歲，明鑑聚淮西，以青布為號，名青軍，人號一片瓦。其黨張鑑、驍、勇、善、用鎗，又號長鎗軍，聚黨暴悍，專事剽掠。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揚州，人皆苦之。時元鎮南王孛羅普化鎮揚州，招降明鑑等，以為濠泗義兵元帥，俾駐揚州，分屯守禦。明鑑等食盡，復作亂，說鎮南王曰：「朝廷遠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乏糧，眾無所托，命殿下世祖孫當正大位，為我輩主。」

主出兵南攻，以通糧道，救饑窘。不然，人心必變，禍將不測。

鎮南王仰天哭曰：「汝等何不知大義？若如汝言，我何面目世祖見世祖於宗廟耶？」麾其眾使退，明鑑等不從，呼噪而起，因逐鎮南王出走，至淮安，為趙均用所殺。明鑑等即據城，兇暴益甚，日屠城中居民以為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

支，出降，得其眾數萬，戰馬二千餘匹，報至。上命悉送其將校妻子，至建康賑給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

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揚州路為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

按籍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

元苗帥左丞楊定者，自杭州率眾數萬，奄至徽州，時徽州

三

三

三

三

三

新附城郭守禦未備胡大海將兵攻婺源守兵甚少鄧愈
乃激勵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
自婺源兼程而還大呼殺人復與鄧愈奮兵出戰大破苗
軍於城下斬其鎮撫呂才擒其部將胡辛董旺李昇等
十二月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

暴益甚日涇州中丞月以燕食至其大享必之肥醴等不
與南王出去至其安燕飲以用酒雜肥醴等則耕如空
其地無餘宗廟亦毀其眾或聚或散不封不釐而賦因
與南王曰天哭曰地苦何不賦大葬其破或言非西面且
主出兵南文以敵前敵非前敵不熱入山必變淵深不賦

皇明從信錄卷二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 沈國元訂

戊戌 元至正十八年 宋龍鳳四年

正月鄧愈遣部將王弼孫虎等取婺源斬元守將帖木兒
不花。○余闕固守安慶以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
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
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我軍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
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恚
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
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

茶闕以忠
義為守故
孤城百戰
無不克捷
及城陷之
日夫死忠

妻死節子
死孝宋景
濂謂其賢
子晉于壺
源哉

皇明從信錄 卷三
一
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
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
爲乃引刃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妾十耶律氏子德
生女安安甥福堂皆赴井死闕號令嚴信與下同其苦然
稍違令卽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
聞疆表由而出嘗戰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
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卽注周易率諸生
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
良將風烈或挽闕入朝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君之心
蓋素定也卒年五十六同時死者守臣韓建罵賊不屈一

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
宗可純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
戶盧廷玉葛延齡丘沓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
安慶推官黃禿倫及經歷楊桓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
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幽國公謚忠宣闕於五經皆
有傳註爲文淳古有氣詩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
論也爲篆籀亦工初闕旣歿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
之西門外

何况他入

先是余闕使判官莫倫赤市鹽浙東還泊龍灣我兵邀之
莫倫赤自稱安慶使者上聞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

皆若之天下豈有亂者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晏勞之。遣還。且曰。告余公善自爲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爲所扼。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歎耳。鹽貨不可得也。悉爲所掠。而莫倫赤遂得生還。

姚福曰。余公守安慶。羣盜四面攻之。太祖與接壤。不加一簇。何也。其時友諒僭大號。據全楚。太祖提師渡江。而東。若又悉力以攻堅城。不惟頓兵挫銳。然自撒屏翰。身受彊敵。則亦安能從容俯仰。礪兵秣馬。以觀四方之釁。而出萬全之計哉。此其遠畧何如也。以是而論。余公雖爲元守。實爲我用。其後友諒雖下安慶。然兵力自是漸衰。而勃興之朝。已莫能禦。豈非天哉。臨川朱彥昌。弔余公詩。十年血戰。身無援。一旦唇亡齒亦寒。下句蓋指友諒而云爾。

二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上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

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

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

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

此職甚難稱。

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飭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

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命廖永安。愈通海

桑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海寇樂瑞。率僞州判朱定

等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戰死。永安等大怒。奮擊大敗

之。盡獲朱定等。海舟奪回。馬馱沙擒樂瑞。

按國初諸大將死忠王事者。桑世傑爲首。後追封永義侯。配享太廟。

皇明從信錄 卷二
李文忠等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文忠復進兵擊敗元院判阿魯恢兵於萬年街遂破苗獠於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驕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厲進取淳安夜襲僞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

三月文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上大喜授文忠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嚴州守禦時嚴新破城壁未備張士誠率苗獠水陸奄至文忠出奇大敗之復取所斬俘馘載巨筏中乘流而進水寇遁走○田豐攻陷東平濟寧復陷益都大掠廣平退保東

銳甚

昌○毛貴攻陷濟南分兵守諸路立屯

亦是勁敵

田三百六十處山

東遂陷○劉福通遣將王士誠攻陷晉寧元總管賽因不花死之察罕帖木兒遣賽因赤復晉寧○毛貴引兵陷般陽又陷薊州郭州至柳林元樞密副使達谷珍戰死樞密副知劉哈刺不花破毛貴兵貴走據濟南○劉福通兵西攻陷元冀寧大同諸郡察罕帖木兒調部將關保邀擊之福通兵敗走察罕又會李思齊張良弼郭擇善拜帖木兒定住汪長生奴諸將兵討李喜喜于鞏昌喜喜敗走四川李思齊張良弼同謀殺拜帖木兒分其兵○劉福通據汴梁迎韓林兒都之關先生破頭潘等率兵分二道一出絳

皇明從信錄 卷二 四
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元將虎林赤擊敗
之關先生轉攻陷晉冀雲中雁門代郡遂掠塞外諸郡元
察罕帖木兒遣關保分兵阻扼大將之才惜用之已晚自勒兵屯聞喜及塞井陘
杜太行扼其歸路屢擊敗之元擢察罕官左丞進平章榮
祿大夫

六月李文忠兵取浦江縣鄉鄭氏者宋聚族同居至元旌
爲義門俱避山谷卽訪得之悉送還家禁軍士毋侵掠○
張士誠兵寇常熟廖永安與戰於福山港大破之又破士
誠兵於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

七月元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盩厔

城伯帖木兒與懷慶守臣周全有郤周全殺伯帖木兒以
懷慶降劉福通馳其民入汴福通遣全率兵攻洛陽察罕
帖木兒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退師福通怒其不進殺之
毛貴攻元滕州守將以城降田豐攻陷順德關先生以察
罕帖木兒還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
完州又西出掠大同興和中都諸郡軍聲大振乃還兵東
驅除難耳向至高麗界焚上都宮殿攻陷遼陽元總管李震死之

大生此輩爲我太祖

九月元苗帥左丞楊完者爲張士誠所殺其部將員成率
李福蔣英劉震黃寶以兵三萬人詣德興營降士誠以楊
完者死益無所憚遂遣兵據杭州嘉興紹興皆爲所有

十月徐達邵榮率師攻宜興久不下 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等乃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廖永安既同徐達等拔宜興復帥舟師擊張士誠衆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瑄與戰不利被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囚之○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

立民兵

謀取浙東

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于農之意也○時羣雄割據 上固守江東諸郡以觀四方之勢乃謀取浙東胡大海率兵攻蘭谿克之進攻婺州今金華府不下 上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自帥常遇春等兵將十萬徃征之由寧國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連等咨時務訪治道問民疾苦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悅命預帷幄密議

十一月壬子 上第三子生

十二月師至蘭谿先令和州人王宗顯前徃婺城探聽宗

顯博涉經史。避亂居嚴州。胡大海薦之。宗顯至婺。探得城中守將各自爲心。回以告。上喜曰。我得婺州。令汝作知府。遂進攻城。敗處州叅政石抹宜孫兵。次日攻城未下。元守將審安慶與治書帖木烈思不和。夜遣都事李相縋城請降。約開東門納兵。上許之。因給以飛字號五百。入城之日。於本部將帥家以明順逆。兵旣入。擒帖木烈思等。下令軍中無得侵暴。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卽斬以徇。民皆安堵。改婺州路爲寧越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筵。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寧越府事。命宗顯開郡學。延

遺本

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上旣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論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按婺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如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乃知爲上駐兵之地。種種靈異。載

紀非誣。太祖自製西征記。太平陣上之龍。石灰山
伏兵之雨。皆應在俄頃。班彪曰。神武有徵。應亮哉。

巳亥

元至正十九年
宋龍鳳五年

正月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張士誠將華元帥遁去士誠
遣呂珍率兵來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
陣珍窮蹙即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許之都事王愷
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果來吾有以待之
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樂平
儒士許瑗聰明過人至正初兩以易經舉于鄉皆第一及
會試不第放浪吳越烈至吳試賦言自負至是謁上于
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

雄略奇識
是勘定本

有雄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欲
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上曰今四

二〇字〇真得真

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飢渴方廣攬羣議博收
衆策共成康濟之功瑗曰如此實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
也上喜即授博士留帷幄參預謀議未幾以太平為股
肱郡命瑗為知府

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艤艫蔽江偽將蘇同僉者建牙君
山指畫為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
之勿輕動也有頃敵陣於江壩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
西北而以十餘騎蹀之擒其卒數十餘莫敢前且分兵欲

柔之以
文大是鼓
死處

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出擊之。生獲五百餘人。殺溺甚衆。敵宵遁去。復寇常州。良間道殲其援兵於無錫。銳氣殆盡。自是敵兵不敢犯境。其舟師不敢沂大江。上金焦。上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我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之車馬珠玉。不足以旌其能。命諸儒臣爲詩文以美之。○陳友諒攻信州。元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敗走之。斬獲無算。賊攻城益急。遣人說降。的斤叱斬之。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尋城破。的斤戰死。

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王師克金華。上遣使往慶元。今寧波府招諭之。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

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宜莫若姑示順從。籍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三郡來附。且以其次子關爲質。上曰。古人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旣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關而遣之。○金華民獻能詩女子。上命誅于市。以絕進獻。○陳友諒遣趙普勝寇太平。總制費賢等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復破走之。○太祖將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爲浙

東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將歸建康。以爾為才。故特命爾守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為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埃間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勾樂鳳綜理錢糧軍務事。

四月。張士誠遣哮囉張侵常州。吳良擊敗之。○張士誠遣兵侵嚴州。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破走之。自是賊兵不敢窺嚴州。○徐達等擊走趙普勝。進復池州。時上親征浙東方。憂趙賊剽劫。聞捷大喜。○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

馮國用卒年三十六

按馮國用之典親軍也。我太祖稱其導從有方。動合古道。其死也。上慟惜之。其葬也。車駕臨墓致奠。後追封鄧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

以常遇春為鎮國大將軍。同僉樞密院事。同元帥朱馬兒守金華。馬兒本姓徐。上養以為子。

按我太祖於國初時。所克城池。多用養子作心腹。與將官同守。如得鎮江。用周舍。即沐得宣州。用道舍。即擲得嚴州。用保兒。即李得處州。用柴舍。即朱奴也。先買驢。真童。潑兒之類。皆養子也。後皆令復姓。

六月。上自金華還建康。

七月。上以無為州逼近肘腋。命元帥朱文遜。秦友諒率兵進攻克之。

八月徐達克潛山

十月常遇春、胡大海克衢州。○張士誠侵常州，吳復敗之。上賞復白金五十兩，紅刺繡蟒衣一襲，名馬一疋。○僉院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歿於陣。

後追封河間郡王，其子通海、通源等皆封爵公侯。

察罕帖木兒復汴梁，劉福通以其主小明王走安豐。○陳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俞通海攻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普勝有門客通數術，善畫策，普勝

以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客懼遂來歸，厚待之。盡得普勝平日所爲，又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深忌之，又有言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圖普勝就舟中執殺之，併其軍。

好借手

十一月，胡大海、耿再成進取處州，初再成駐兵黃龍，元處州守將叅政石抹宜孫遺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叅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真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將士皆無鬪志。胡深知天命有在，間道來降，且言處

皇明從信錄 卷二
州兵弱易取。大海卽出軍抵樊嶺，合攻之。連拔桃嶺、葛渡二寨，遂抵城下。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七邑皆下。命再成統兵鎮之。未幾，宜孫收士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成復擊敗之。宜孫戰死。

下不敵上
不疑泰交
盛象

十二月，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胡大海薦此四人之賢，故遣使以書幣徵之。時李文忠守金華，亦薦諸儒之有聲望者。王禕、許元、黃天錫，上皆徵用之。

庚子

元至正二十年
宋龍鳳六年

正月，元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天祿知天

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來納款。上賜書褒嘉之。

○時福青州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張景仁、李世忠來請降。上亦厚賞之，遣還招諭。○以馮國勝爲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馮國用卒，子誠幼。上命勝襲兄職，仍掌親軍。

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上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諡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以處之。劉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通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每以剛方不合，投劾去。嘗

○真○真

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魯道原字文公與諸
 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
 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興矣我當輔之時
 不謬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悉去之時無知基者惟西
 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奇之方國
 珍反海上憲省復舉基為行省都事旋以議討方氏羈管
 於紹興未幾復起之以時終不可為乃棄官歸田里著郁
 離子客或說基圖勾踐之業基曰吾平生念方國珍張士
 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如耶且天命將有歸予姑待
 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即處州府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

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
 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嘉納之

按基在高安時有進賢鄧祥甫者精于天文術數見基聰明絕人乃以其術授基

上問左司郎中陶安以劉基等四人之才何如安對曰臣
 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然之未幾以濂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遣世
 子受經以溢琛並為營田司僉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克分水縣

四月 上第四子生

閏五月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將花雲知府許瑗死之初友

諒率舟師圍城。雲與朱文遜等迎之。文遜戰死。友諒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城中乏食。雲士馬俱憊。城遂陷。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汝，斬汝為膾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復罵曰：虜非吾主敵也，苟不速降，賊怒射矣。之妻郃氏生一子，方三歲。雲與賊戰，勢危，郃氏抱兒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就縛，郃氏卽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郃屍瘞之，抱兒逃，為僞漢軍虜之。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僞漢敗。

孫氏脫身至漁家，復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登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摔孫氏及孤兒投之江。偶江濤中有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父老號雷老，告之故，與偕行。達上所。孫氏抱兒泣拜。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追之無所得。一時咸驚其神異。

按花雲夫婦死節，孫氏感神存孤，此千載奇蹤異跡。五倫書功臣錄潛溪文集並紀，至今讀之，猶令人嘖嘖興歎。太祖後悼雲死事，追封東丘郡侯。時許瑗亦被執，罵賊不屈，追封高陽郡侯。立忠臣祠於太平，有司歲時祭致。

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先是友諒犯太平，挾壽

人事天時
會以類應

皇明從信錄 卷二
輝以行及太平陷急謀僭竊乃使人殺壽輝遂以采石五
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羣下立江岸草次
行禮值大雨略無儀節友諒既陷太平僭大號聲言東下
建康震動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
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劉基獨張口不言
針芥相投。
上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議及奔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
只是妙于應。
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俟隙擊之取威制敵
以成王業在此一時也。上深然基策。○時友諒遣人約
張士誠同侵建康羣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上曰

明于彼已
之分數故
運用如神

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
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為所陷今彼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
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上自將擊之上曰此亦不
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
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
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召指揮康茂才謂曰
陳友諒欲來為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宜
作書遣使偽降友諒約為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
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閹者舊嘗事
友諒其書令齎以往必信其來無疑將行上以其謀語

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也 上曰
此策不可失及今不爲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
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遂遣閹者持書乘小
舸徑至友諒軍中友諒見閹者進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
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
謂曰歸語康公吾卽至則呼老康爲號閹者急歸具以告
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
宵治之及旦而橋成有富民自友諒軍逃歸言友諒開新
河口道路又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勝
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等軍

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

外 上總大軍於盧龍山

今改名獅子山

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

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
兵皆起各嚴師以待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
楊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
得竝進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
連叫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閹者之謬卽命第五王帥
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銳時酷暑

上衣茸巾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 上曰

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

呼吸通帝座信然

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

風起西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
拔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震黃幟舉
馮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交集
內外合擊友諒軍大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
算生擒七千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等皆降獲巨
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鬻者百餘艘及戰舸數
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卧床下得茂才所遺書
上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時降將張志雄言於上曰
友諒東下安慶無守禦者上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
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

之國勝以五翼軍蹶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
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收殘兵遁去遂復太平達率
舟師追至池州而還取安慶命俞伯仲守之

按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爲友諒舟師所陷至是復
其城乃移築城西南隅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築樓堞守
禦遂固

按張德勝之死也上痛悼不已後追
封蔡國公配享于太廟仍塑像功臣廟

六月胡大海取信州先是僞漢傾國入寇上命大海出
兵搗信州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葛俊帥兵往過衢州都事
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急公謂大海曰廣信爲友諒門戶彼旣
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不可今

出偏師。設若衄敗，非獨廣信不可下。吾衢先繹騷矣。大海。
○納○言○乃親率兵攻下之。改爲廣信府。以段伯文爲知府。立龍虎翼元帥府。以葛俊爲元帥。周隆爲副元帥守之。

七月。上第五子生。○故徐壽輝將于光左丞余椿擊走僞漢將辛同知。取饒州。遂以其城來附。上命鄧愈往鎮之。饒濱鄱陽湖。陳友諒數遣舟師來攻。愈與于光等連營拒之。屢殲其衆。○遣千戶王時齋、白金、方國珍附搭海舟至燕京。體察元朝及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軍馬事情。察罕、汝寧、沈丘人初與同郡李思齊共起義兵討賊。察罕尤善用兵。己亥秋克復汴梁。韓林兒走安豐。山西秦隴等

安慶爲長江上流。頗難攻取。今復失之。伯仲何所逃。

處次第討平。察罕遂以兵分鎮關隘。襄河洛。而重屯兵太行。日練兵積穀。圖謀恢復。山東兵勢甚盛。故特遣時往探之。○方國珍旣獻溫台慶元三郡。不欲奉正朔。上知其心。持兩端曰。且置之。候我克蘇州。彼雖欲奉正朔。遲矣。○陳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破安慶。守將俞伯仲走還龍江。上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遠遁。宜誅之。常遇春諍曰。伯仲係渡江勲舊。宜曲赦之。上曰。不依軍法。無以警戒後人。賜弓弦一條。令自盡。擢其弟庸僉行樞密院事。

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

皇明從信錄

卷二
辛丑 元至正二十一年
宋龍鳳七年

是國之謀
一時並舉

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之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上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甲申議立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巳亥置寶源局鑄十中通寶錢○丙午議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

二月命馮勝趙德勝等攻高郵

三月泗州守將薛顯舉城來降顯徐州沛縣人勇力過人上喜授以指揮使將兵從征○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五月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却之先是上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方國珍曰福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其言釋也爾宜深思之國珍始惶懼對使者謝曰鄙人無狀致煩訓諭使者歸國遂遣人謝過至是遣其檢校燕敬來謝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上却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帛菽粟寶玩非所好也○以胡大海為江南行省叅知政事守金華

六月偽漢將李明道率兵五萬寇廣信守將胡德濟以兵少閉城固守遣人求援於父胡大海即率師由靈溪以進

德濟聞援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賊兵，大破之，擒明道。及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人，獲戰馬器械甚衆。上釋明道及漢二，仍授以官。因得友諒、虛實，命爲鄉導，以取江西。

七月，元察罕帖木兒總兵徇山東，遂復東昌、冠州，進攻東平，田豐戰敗。察罕以豐據山東，久爲軍民所服，遣使招諭之。豐與王士誠俱降。察罕復東平，遂以豐爲前鋒，進攻宋棣州。守將俞寶降，又攻宋濟寧，劉珪亦降。宋聚兵濟南，察罕乃分奇兵間道出，宋兵後，南略泰安，逼益陽，北徇濟陽、章丘，中擣瀕海郡邑。自將大軍攻濟南。三月，復之。時元兵

多克復山東，獨益都未下。察罕移兵圍之，治攻具，諸道竝進。宋守將陳孫頭等悉力拒守。

八月，上親征陳友諒。先是，上怒友諒悖逆，犯我近疆，殞我名將，又聞其弑主及殺趙普勝後將士，可以乘矣離心不樂爲

用。及安慶之陷，遂決意伐之。親督徐達等諸將，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至安慶，先陳陸兵以疑之。乃命俞通海、趙德

勝等潛以精兵擣其水寨，不支，大破之。攻城自旦及暮，不

拔。劉基以爲宜徑拔江州。

○謀○
○今九江府

友諒僞都傾其巢穴。

○斷○
上從之。

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郎迎降。抵江州，距五里許。友諒始知之以爲神兵自天而下，倉皇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

快讀此書
誠心實意
湧溢毫端
有不待辭
之畢而歸
順之心始
決者

遂克江州。乘勝進拔蘄州及黃州。與國黃梅廣濟。旋師攻安慶。下之。傳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宿州人。勇略冠時。李喜之。敗歸。明玉珍不能用。從陳友諒。江州破。率眾降。用為將。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偽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傑請軍門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踢所坐胡床。上悟。許之。賜書慰諭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以來十年於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

湖開重明

當時。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洞見肺腑。故嘗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侮。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張。張志雄號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北。功績茂著。竝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况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

皇明從信錄 卷二

三

皇明御制金一 卷二
爲之計廷瑞得書遂決意遣康泰詣九江降。○我師克南
康。○僞漢餘千守將吳宏建昌守將王溥即王漢二兄袁
州守將歐普祥皆遣使請降。○命趙德勝廖永忠等分兵
攻下瑞州臨江吉安諸郡。○鄧愈領兵襲浮梁僞漢叅政
侯邦佐棄城遁遂取樂平擊敗僞蕭總管五千餘衆擒萬
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之境悉定。○己未命平章吳宏
等率兵取撫州時友諒右丞鄧克明據城拒守宏遣人招
之克明欲緩師以款我聞僉院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唐乃
遣人詣愈詐以其地請降愈察其非誠捲甲夜趨比旦入
城克明單騎出走又自度不能脫乃遣其員外羅天錫以

分省印及所掠撫州建昌等十八縣印請降愈留克明軍
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因請往九江見
上愈以兵送之中途復逃歸新淦後被執囚于建康。○
張士誠遣司法李伯昇率水陸師十萬寇長興城中兵僅
七千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三路督兵往援寇兵夜劫營
諸軍皆潰寇悉兵攻城甚急耿炳文固守晝夜應敵凡月
餘內外不相聞上在九江聞報亟遣常遇春援之伯昇
棄營遁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康茂才蔡遷等敗僞漢
八陣指揮遂取瑞昌縣。

壬寅

元至正二十二年
宋龍鳳八年

真雲龍風
虎之會

翰籠放網
愉快可知

皇明從信錄 卷二
正月胡廷瑞既降。太祖遂發九江，如龍興。辛酉，胡廷瑞、祝宗等俱迎新城門外。太祖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建昌王溥、餘干吳宏、袁州歐普祥、黃彬俱率眾來見。寧州陳龍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壬戌，入城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蓄鹿於西山。戊辰，築臺於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人民，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真而妙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為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為，以陷刑辟。毋交結

權貴以擾害良民。各保父母妻子，為吾良民。士民皆感悅。改龍興路為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以鄧愈為江西行省中書叅知政事，鎮南昌。命徐達帥降將祝宗、康泰等攻武昌。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叅政胡大海。李文忠聞，即率兵馳赴。至蘭谿，賊委城遁去。文忠遂入金華，撫安其民。○時處州苗將李祐之、賀仁德等亦謀叛，殺院判耿再成。總制孫炎等、李文忠復調兵屯縉雲。時二郡賊煽亂，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甚，會劉基、丁母憂回，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候伺諸軍進討。時耿再成子天璧奉命往處起發苗軍中。

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父舊部千戶朱絢等遂會同邵平章張院判兵往討賊遇賀仁德拒戰于劉山擊敗之諸軍進圍處城平之

非吾族類
其心必異
原宜防之

按胡大海下嚴州時劉震等從員成白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留致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已厚未忍發李福謂其眾曰胡叅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寧暇顧私恩乎眾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十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於馬前訖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錘若擊矮子狀因中海腦什地英即斷其首提於馬上以示同僉審安慶院判張斌脇其從已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之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寅椽史章誠亦死之典吏李斌懷省印縋城走嚴州告變於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

椽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谿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降於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真等復來降世明知王愷為得真所害縛至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殺一得真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降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得濟聞難引兵奔討太祖即命左司郎中楊元果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其民既入父老遮道訴曰士民不幸遭叛寇屠戮日夜望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無患矣文忠勞勉之分遣左右遍行鄉邑撫輯民人乃大安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德聞英等已殺胡大海遂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亂即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中頸死分省部事孫炎被執幽之空室賊卒環守之脇炎降炎不屈賀仁德以炙雁斗酒餽炎炎不受曰今日乃為鼠輩所困然我死死為主反覆賊死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害之知府王道同為賀仁德所迫亦不屈而死太祖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朱文忠聞亂亦遣元帥王祐等率兵屯縉雲榮及祐等攻處州燒其東北門軍士登城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德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伏

誅處州復平以王祐守之榮乃還

按功臣錄云胡大海為將嘗自誦曰吾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爭附之。其死也。婆人哀慟如喪父母。耿再成威名亞于大海。二臣死。帝痛念弗置。後追封大海越國公。再成泗國公。並配享太廟。仍塑像祭於功臣廟。初大海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炯炯。有光若燈。及既薨。敵兵有犯境。軍中或夢大海若生時。或夜觀火光滿野。洶洶若人馬聲。師出輒大捷。似實有陰助者。

為國之心
生死不二
忠之至也

三月陞同僉李文忠為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衢信處諸全軍馬。諸全即○張士誠乘浙東亂。調呂珍兵十餘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於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兼密邇桐廬賊境。衢信兵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與部下

議曰兵貴虛聲。張榜於賊境。邵榮領兵五萬已出江右。右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尅日進抵諸暨。勦捕賊見榜退五里下營待戰。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將兵來援。適有降卒走報賊情。德濟得其實。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一鼓出城。賊營驚亂。人馬自相蹂踐。德濟督兵追殺。珍兵片甲不還。○上既定洪都。乃經度城守。以舊城臨水。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步。東南空曠。復展二里。以鄧愈為叅政。留守洪都。萬思誠為行省都事。以佐之。乃率胡廷瑞等還建康。○降將祝宗。康泰叛。回據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於市。死之。鄧愈出走。徐達兵至湖

廣沌口。聞變。旋師赴之。宗等敗走。南昌復定。上聞之喜。曰。南昌襟江帶湖。控荆引越。乃楚之重鎮。吳西之藩屏。得其地。是去陳氏之一臂矣。况人好訟難制。山寨未降者多。非骨肉重臣。莫能治之。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薛顯。同叅政鄧愈鎮之。

六月。田豐。王士誠。刺殺元平章察罕帖木兒。豐等既降。察罕推誠待之。數獨入帳中。豐謀變。乃給請察罕行營。遂為所刺。先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太中奏山東當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難。時元朝所恃羣雄所憚。惟一察罕。聞難遠

天有文風

草雄旋威
如朽摧腐
落

近莫不驚悼。上聞之。亦嗟歎良久曰。天下無人矣。計聞至燕。元恤典極優渥。以子擴廓帖木兒代領其眾。擴廓既領兵。急攻益都。士誠出戰。輒大破之。生擒六百餘人。斬首八百餘級。田豐。王士誠窘甚。遣使間道求救於劉福通。福通自率兵赴援。擴廓擊敗之。還走安豐。擴廓穴地通道入。遂拔其城。執陳孫頭等二百人。獻于元。殺田豐。王士誠。取其心祭父。察罕帖木兒因遣兵復莒州。時福通所遣白不信。李喜喜等略關中。俱兵敗奔蜀。李武。崔德降於李思齊。田豐被戮。山東地。元盡復之。關先生。毛貴亦敗亡。福通大窘。

七月平章邵榮粗勇善戰與太祖同起兵濠梁遇待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懼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伺間作亂至是

○天○之○所○祐

帝閱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爲變會大風猝

孰○能○害○之

發吹旗觸帝衣帝異之易服從上道還榮等不得發

遂爲宋國典所告帝召榮等面詰之具伏帝不欲卽誅繫於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榮所爲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日榮等凶悖一旦忘恩義謀爲亂逆不利於主公將害及我等縱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

八月陳友諒遣將熊天瑞陷我吉安殺守將孫本立大都督朱文正復取之○元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先是其父察罕駐兵汴梁上嘗遣使通好旣而察罕亦以書來聘上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至是察罕已死擴廓代之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上遣都事汪河送煥章以書報之○池州賊羅友賢旣作亂欲通張士誠杭欵震動常遇春趙德勝等平之斬友賢○安豐人曹良臣率衆歸附良臣英毅剛果爲衆所推聚兵立柵以禦外寇約束嚴明至是來歸上謂其持兵負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其誠可嘉命爲江淮行省叅

政將兵從征。同時有韓政者，亦聚眾千人，立柵捍寇。至是亦率所部來歸。上嘉之，授江淮行省平章。

癸卯

元至正二十三年
宋龍鳳九年

正月，故徐壽輝將明玉珍稱帝於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大統。

二月，上初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積充仞。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於疆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田地荒蕪，兵食盡資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惟趙充國康茂才所屯

劉福通死

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張士誠遣將呂珍率眾十萬圍劉福通於安豐，福通遣人間道求援，珍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上遣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師圍廬州。

四月，諸暨守將謝再興叛降於張士誠。先是，再興遣人潛往杭州私易貨物，上怒其洩國事，召再興責之，命叅軍李夢庚往諸暨節制軍士，遣再興回聽調。再興懷怨，遂執

疑之不必遣

夢庚以諸暨全城軍馬赴紹興降以兵寇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遇賊於義烏擊破之陳勝亦自處州引兵來援與文忠議以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巖新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為城守計既至城已完上大喜以胡德濟為浙東行省叅政守之未幾張士誠將李伯昇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圍城堅不可拔乃引去○劉基自浙回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眾以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

陳規將畧

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來侵上遂伐陳氏○偽漢陳友諒自將駐南昌時友諒憤其疆域日促乃作大戰艦悉其所有兵號六十萬空國而來自為必勝之計是月壬戌乘江漲直抵城下其氣銳甚用雲梯百道進攻晝夜不息友諒親督促之攻撫州門外城壞三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殺傷甚眾院判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等皆戰死是月癸酉趙德勝統步卒千人開門出戰其偽將金指揮操戈直前德勝彎弓神臂一發應弦而倒

五月丙子友諒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昭擒其副將趙祥敵退而復合友諒復分兵攻陷臨江吉安以其所獲吉安守將劉齊朱華臨江同知趙天麟等殉於城下文正等不為動

六月辛亥趙德勝巡城至東門敵發蹶張弩中其腰箭深入六寸重傷而死

按功臣本傳云德勝性剛直沉鷲馭下嚴肅一號令之加旗幟為之改色每從大將征伐恪守軍令不違尺寸平生未嘗看書而隨機應變料敵如神動與古名將合臨敵不懼奮身不顧遂及於難上痛念德勝不已後追封梁國公配享太廟仍塑像祀於功臣廟

趙德勝既死南昌圍日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絕朱文正乃

遣千戶張子明赴建業告急復詐遣軍士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至友諒縛捨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等堅守以待援師張子明取東吳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上問友諒兵勢如何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用師久之糧若援兵至可必破矣上曰汝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執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吾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大

張子明一
千戶耳談
兵勢而虜
情了了被
賊執而大
節不移真

軍且至。友諒怒，攢柵刺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

七月，陳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上命諸將解廬州之圍，

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諒始解

圍，東出鄱陽以迎我師。丁亥，遇於康郎山。戊子，合戰。上

分舟師為十二屯，命徐達、常遇春等諸將奮擊，敗其前軍。

復乘風縱火，焚寇舟三十餘艘。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定

邊奮前欲犯。上舟適膠沙，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

邊舟始退。俞通海來援，舟驟邊永湧。上舟遂脫。通海與

廖永忠以飛舸追張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多死。

傷。會日暮，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約束。命徐達回守

建康。明日巳丑，上親布陣，復與友諒戰。友諒悉以巨舟

連鎖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於仰攻，生

退縮。上不懌，親執旗四麾。右師少却，上命斬隊長而

下十餘人，猶不能止。時郭興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

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為非火攻不可。上然之。即

命常遇春諸將分調網船，載葦荻，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

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煙焰障天。友諒弟偽

王陳友仁、陳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又明日庚寅

永忠通海及汪興祖、趙庸復以六舟深入搏擊之。敵聯大

艦悉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其已陷沒。有頃六舟

艦悉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其已陷沒。有頃六舟

艦悉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其已陷沒。有頃六舟

艦悉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其已陷沒。有頃六舟

艦悉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其已陷沒。有頃六舟

飄飄而出行繞敵船勢如游龍我師見之合戰益力敵兵大敗永忠等還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明日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復大敗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罌子口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我舟渡淺泊於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上以書遺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為上策結怨中國而厚夷狄是為無策曩者公犯江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將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候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為讐我自破公江州遂蹂蘄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即南昌府也十一郡奄為我有

今又不悔復起兵端既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卻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不答俞通海與眾議曰湖水有淺處舟難迴旋不利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於上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岍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敵舟不敢出糧且盡二十七日敵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逃回上麾諸軍追擊復以火舟火

陳友諒死

後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其平章陳榮等悉以軍馬來降。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武昌。復立理為帝。○初。上之援安豐也。劉基諫不宜輕出。上不聽。及敗。呂珍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聞偽漢圍南昌。上謂諸將曰。為一廬州而失江西。豈兵家之法耶。命解圍援南昌。及友諒敗死。上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陳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搗建康。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羣雄割據。

惟聖人不
自諱其失

者雖多。惟友諒勢疆大。稱巨敵。既敗。上喜甚。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難定矣。

高岱曰。元末羣雄競起。與我太祖竝驅中原。固非一人。而當時稱勍敵。為腹心。肘腋害者。惟友諒為可慮哉。友諒之勇悍。雄畧。雖或未及項羽。而標迅狡猾。出沒飄忽。大困而氣不餒。屢躓而勢復振。觀其龍江敗歸。還襲安慶。九江之失。疾奔武昌。及徐達召還。不旋踵而有江州之入。是皆以敗衄之後。旬日之間。而能陷城却敵。蓋深通兵法。不沮不撓。故能開拓封疆。奄有荆楚。亦一世之雄也。所惜者。昧於強弱之勢。收於先後之機。我太祖在金陵。可與合從而不可圖者。乃先自相讐敵。攻戰至無虛日。至於河南形勝之地。韓林兒劉福通輩。又皆非戡定之材也。顧不能進取襄鄧以窺中原。其策已繆矣。及其東下也。金陵無釁可乘。則擁衆遠涉江湖。以取龍江之敗。及我太祖出援安豐。金陵可乘矣。乃老師南昌。而不能搗根本之虛。雖天命有在。未可力爭。而用兵之道。當如是哉。况其氣小而志驕。性猜而多忌。拔一太平。遽稱大號。至於受命之禮。於草莽行之。而安慶南

北屏蔽守難其人。乃不能容一趙普勝。其視我太祖之宏規偉度。天壤懸絕矣。豈待決彭蠡之戰而後勝負可分耶。雖然。我太祖之所以得肆力於友諒者。則以士誠之乏遠圖耳。觀其鄱陽之戰。亟命徐達歸守建康。友諒既殂。諸將勸之西盛武昌。竟不從而班師者。拳拳以東吳之乘虛爲慮耳。但英雄駕馭之術。不欲以機事告人。而區區戎簡輩。豈足以測聖心。士誠坐守吳會。而不能出一旅以擾金陵。則天所以成滅漢之功也。天之所興。固非人力所能禦哉。

鄱陽之戰。上亦屢瀕於危。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交鋒既久。賊衆不退。因被圍。一時羣將計無所出。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韓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賜成龍袍冠冕與上服。同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又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

明之紀信

大呼。上亦驚起。回側。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爲敵砲擊破矣。是役也。大戰五晝夜。將臣效忠死敵者。樞密院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雄。統軍元帥宋貴。陳兆先。副元帥余永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程國勝。千戶姜潤。鎮撫曹信等。凡三十餘人。○時有周顛者。建昌人。年十四。得顛行乞於南昌。比長。舉措詭譎。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常至金陵。上每出。顛必前遮拜。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爲首辭。上厭之。命沃以燒酒。顛飲極多。終不醉。曰。公寧能死我乎。命覆以甕。積薪煨之火。息。啓視。正坐晏然。乃令居蔣山。

寺轉益狂肆，日撓競，諸僧良不堪，月餘，僧白：「上言其異，常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令僧更饑之，因閉顛空室中，水米不入口，旬有三日，遣問如故。上幸寺，顛伏於道左，以手畫地爲圈，顧謂：「上曰：你打破一桶，再做一桶。」既而王師征陳友諒，上問顛此行何如，應聲曰：「好。」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搥手曰：「上面無他底。」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卽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行，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不三里，風旣起，而迅颺猛作，倏忽達小孤。

上諭衆問顛言，輒來白，至馬當，見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見之，損人多。」上聞之，怒，令投顛於江中，久之，與衆偕來。上曰：「何不死之？」衆曰：「顛擲不能死。」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飾衣，若遠行狀，趨近。上前，曲腰伸頸，謂：「上曰：你殺之。」上曰：「且未殺，姑縱汝行。」顛遂去，莫知所之。後有人見顛在廬山中，有御製周顛仙傳。○上方伐友諒未還，士誠脇元守臣請封王爵，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第士信稱丞相，卽姑蘇治宮殿，置官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士誠專制江浙。

九月 上班師還，告廟，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及

俞通海田餘賜金帛有差。

十月，上親征陳理，至武昌，列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柵為長寨，絕其出入之路。

十二月，上還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豚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甚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也。甲寅，上至建康。戊午，閱武於雞籠山。

劉良之對入參

上聞之怒冷對

土藩舉問賊言，諱來自，至，其當與

趙武中與曰

皇明從信錄卷三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甲辰

元至正二十四年
宋龍鳳十年

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

率諸臣奉 上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

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

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都事。諭善長等曰：卿等為生民計，

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綱紀。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

第一着

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搔

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

因循取充位而已也

二月 上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攻之城東，有山名高冠，下瞰城中。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先登，一鼓奪之，方其奪之也，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為沮。○偽漢陳同僉，驍捷善槊，馳入中軍帳下。上方坐胡床，疾呼侍衛將郭英殺賊，英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殞。○偽將岳州潑張率兵來援，至夜婆山，我師敗之，擒潑張及偽丞相張必先。上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銜壁肉袒，率張定邊降。上憐之，命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

從古帝王所難

今理自取妻子資裝，皆俾自隨。師圍武昌六月而歸，城中飢困，命給粟賑之。○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為參知政事。○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矣。陳氏父子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即命毀之。

三月 上還建康，封陳理為歸德侯。○句容儒士戎簡見太祖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敗陳氏于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亦費力多矣。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蹶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

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多矣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六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定官制改各翼元帥府及樞密院俱爲各衛指揮使司○以劉基爲太史令○時僞漢平 上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 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遣徐達常遇春攻左君弼部將吳復先登挫敵擒其驍將樓兒張君弼窮蹙弃城走安豐遂克廬州 四月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上謂中書省臣曰

惺惺之際
獨惓惓于
崇報風勵
又何遠也

實矣

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將臣韓成等效忠死敵昭然可數朕念之不忘其議所以崇報于是中書省以死事之臣丁普郎等三十六人列進封贈勳爵有差以韓成爲首功追封高陽郡侯建祠于康郎山設像其中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爲散騎舍人 復命建忠臣祠于南昌以祠平章趙德勝知府葉琛千戶張子明等死事之臣凡十有四人

五月 上第六子生

八月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識帖睦邇罪失勒令自陳

老疾避位去。脇將佐為言江浙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士信自為丞相。又脇普花帖木兒為請王爵。普花帖木兒不從。即遣使至紹興逼取其印。普花帖木兒封其印置庫中曰。我印不可得。又脇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賦詩與妻子訣。仰藥死。達識帖睦爾聞之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為。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九月命徐達及楊璟等帥師進取江陵。次于沙市。姜珪等以城降。達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沅陵醴陵。傅友德取夷陵。○上痛念起兵以來。諸將死事者多。追封胡大海。越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國公耿再成。高陽郡公俞

廷玉。河間郡公桑世傑。永義侯花雲。東丘郡侯。又封張子明為忠節侯。

異典

曾得其人

十月。上念廖永安陷于張士誠。守義不屈。遙授光祿大夫。柱國。江淮行省平章事。楚國公。○設起居注二員。以宋濂。魏觀為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時偽漢將熊天瑞尚竊據贛州。上以手書諭鄧愈曰。熊天瑞龍鳳八年。已請降。受賞賜。今背違初言。輕擾地方。理宜討罪。安靖人民。以愈總兵往討。既而復命。常遇春總兵。陸仲亨為副討之。愈與遇春等合兵。平臨江之沙杭麻嶺十洞牛陂山寨。遂進攻贛州。圍之未下。上命中書左司郎中汪廣洋往參謀。遇

春軍事論之曰。汝至贛州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破賊之日。殺傷固多。要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為國家用。二則可為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為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為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傳上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濬濠立柵以圍之。○十二月。傅友德將兵克衡州。元守將左丞鄧祖勝弃城走永州。

乙巳

元至正二十五年 宋龍鳳十一年

夏天統三年

殆則勸勵
既則褒揚
陶成偏德
聖教為無
窮矣

正月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出降贛州平。其所統南安南雄韶州諸郡皆下。上褒諭常遇春等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為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左丞相徐達遣千戶胡海取寶慶路克之。于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都督朱文正遣參政何文輝指揮薛顯討新淦叛民鄧仲廉。斬之。擢薛顯江西行省參政。○二月日旁有一星一月。○偽吳將李伯昇率眾二十萬圍

諸全胡德濟堅守求援於李文忠文忠馳援至白龍潭據險立營德濟遣人問道詣文忠曰衆寡不敵姑避以俟大軍文忠曰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爲攻矣死中求生正在今日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擒彼之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文忠復仰天嘆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即橫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恪殺數人所向皆靡因督衆乘之敵大潰亂自相蹂躪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聲震天地斬首數

魏激之利
誘之
有甚于生
罪輕之也

萬級溪水盡赤遣指揮朱亮祖等追擊餘寇燔其營落俘韓謙等六百餘人軍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舉之數日不盡其偽五太子僅以身免○時江西湖廣皆平士誠謀主惟弟士德及部將史椿士德被擒椿被讒遣使奉書欲來歸事洩士誠殺之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皆諂佞小人上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心尚且被人瞞我張九四士誠行九四終歲不出門理政事豈有不着人瞞者乎且士德史椿皆死惟將弟士信行事吾立見其敗矣時有市謠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時上欲先取兩淮乃親

何等靈驗

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日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有冗濫者故特爲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上賜金帛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修上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

如此尊禮
師傳平人
所難

討陳友定

吾自幼極艱難今汝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于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獎濂仍命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歎上待士之誠○四月命處州總制叅軍胡琛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璧等討陳友定五月胡琛進兵克浦城遂與賴元帥大戰于浦城之南敗之進克崇安建陽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琛率兵擊之破其寨柵友定大懼率銳卒併力來攻琛突陣與決戰馬蹙被執爲友定所殺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琛果敗沒琛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一方賴之及死上痛惜之追

封緡雲郡伯。○太祖命遇春帥吳復傅友德等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為湖廣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為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于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愈奉命遠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之，執亮遂克其城，以沔陽衛

指揮吳復守之。遇春表亮壯毅可用。上命釋之，授指揮僉事。己卯，常遇春至襄陽，守將棄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獲馬一千八百餘匹，糧八百餘石。元僉院張德山、羅明以穀城降，遇春遣人送德山等赴建康。○以鄧愈為湖廣行省平章，鎮襄陽。○湯和帥師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取永新州，戮僞左丞周安等，仍命回守常州。凡十年，防禦周密，寇來輒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氣勢聯絡，屹為東藩保障。○我師克安福，故陳友諒將饒鼎臣恣肆剽掠，元帥王國寶擊潰之，鼎臣中弩走。○我師克溫之樂清，擒方國珍，鎮撫周清等械送建康，命戍常州。

七月元思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憲萬戶張思溫來獻鎮遠吉州軍民二府婺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改宣撫司為司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為宣慰使。○八月平章鄧愈取襄陽之竹山縣元平章余思志以其眾降。○置國子學于應天府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學典書等官以許存仁為博士。○十月命徐達常遇春等帥馬步舟師並進規取淮東首克淮安進攻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淮安駐范蔡港以疑我師。上知其意諭徐達曰寇兵初至范蔡港不度其有詐今觀望

國學

成筭了然

猶豫不敢即沂上流其為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乘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易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其餘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閏十月徐達等進攻高郵。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命馮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

穩着

丙午

元至正二十六年
宋龍鳳十一年

正月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偽吳舟師數百艘出馬駝沙沂大江復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上親帥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寇已遁去追至巫子門

置運鹽

望明從信錄 卷三
九
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大破之獲士卒二千 上臨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歎久之良在江陰十年軍民安枕一境帖然 上有事江漢大軍屢出東藩竟無擾亂良爲之捍蔽也

功臣本傳曰我 聖祖取天下躡蹠羣雄而顛倒之首僞漢次僞吳二國境壤相連使其謀通兵結亦大費征討 聖祖妙識其幾欲翦漢之羽翼故遣耿炳文守長興吳良守江陰以蔽吳二臣者不孤所託謀足以制敵勇足以讐敵孤城血戰於龜貅萬竈之疆者數年吳人一跡不敢西向 聖祖無東顧之虞然後得以麤僞漢

而殲之是蔽吳者正所以滅漢也漢既滅于焉併力向吳釜魚籠鳥何所假息故亦不旋踵而亡是滅漢者又所以滅吳也識者謂吳不亡於諸將合同之時而亡於二臣善守之日亦信然哉 建按善守滅吳耿吳二將固矣然李文忠之守嚴州湯和之守常州亦皆十年其催鋒却敵控扼彊吳之功視長興江陰之守爲尤烈尚論開國之勲四臣一揆也

禁種秣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科徵于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爲可喜然竭力畝所入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曩因民造酒靡費米麥故行禁酒之

公論
本禁秣

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為頗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毋得種秣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之富實也。

二月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及宣衛同知彭建思等。各以蒙古所授宣勅印章來請改命。

三月偽夏主明玉珍卒。子昇嗣立。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徐達等克高郵。執守將偽僉院俞中。以歸。

徐達遣使請以孫興祖守海安。從之。興祖練兵為備。士誠兵寇海口。率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遂攻通州。通州

有薦立効
足見古風

守將拒戰。興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自是士誠兵不敢犯海安。

四月徐達等進攻淮安。擣馬螺港。拔其水寨。獲戰艦千餘。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并獻四州。誠上嘉其知命。識

微。免生民于鋒鏑。授大都督府副使。○達提師取興化。先是。上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

以進。覽之。見匏子角為興化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旨進兵。遂有興化。○命韓政等進取濠

州。自郭子興。趙均用棄守。後屢為人所竊據。最後張士誠部將李濟據之。上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上曰。濠

皇明從信錄 卷三
州乃吾家鄉。今李濟爲張士誠困守，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可乎。上即命韓政督顧時以雲梯砲石四面攻之。濟不能支，出降。上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五月韓政會徐達等進取安豐，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埧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破。元將忻都、竹昌及左君弼皆走，追四十餘里，獲忻都并賁元帥而還。竹昌君弼走汴梁，旣而元將竹真來援，我師復破走之。

六月元徐州守將陸聚等見淮東西皆平，遂以所部徐宿二州來歸。上甚喜，謂其當我軍之未至，即先以土地人民來歸，是識天時者也。上嘉之，命爲江淮行省參政。

守徐州。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

兵革之際
皇皇于聖
賢之學德
器遠過馬
上翁矣

上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世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偽夏主明昇遣使來聘，命參知政事蔡哲往報之。哲挾畫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上覽而嘉之，遂爲取道伐蜀之張本。哲武昌人，始仕陳友諒，爲御史，弃之來歸。

皇明從信錄 卷三
七月平章楚國公廖永安卒于姑蘇。上親為文祭之。辭
慙哀痛。後配享太廟。仍塑像祭于功臣廟。

八月拓建康城。命劉基卜地于鍾山之陽。延亘周圍五
十餘里。○元以陳有定敗胡琛。命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有定遂有據福建之志。發兵至漳州。守臣羅良乃以書責
其悖逆之罪。有定大怒。益兵圍其城。良死守旬月。部下有
叛者。延賊入城。陷。良死之。有定遂據漳州。○太祖以淮東
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
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為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
諸公其熟計之。李善長以為未可。獨徐達進曰。張氏驕橫。

一國敗形
嚴如眉列

暴殄奢侈。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
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為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
黃葉蔡三參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上威德。率
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太祖喜。顧達曰。
諸人局于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將簡閱
士卒。擇日啓行。八月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辛
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
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上御戟門。集諸將諭之曰。自大
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羣
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眾數十萬。今

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
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
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我之疆場。賴諸將
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今
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
壠。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毋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
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爲
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爲效。
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再拜受命。將發。
上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

其巢。去鼠者必薰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旣破。諸郡
可不勞而下。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驕。潘原明
等。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驕輩懼俱斃。
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驕出湖州。
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
其疲於奔命。羽翼旣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徐達等師
至太湖。遇僞萬戶尹義石清等迎戰。破擒之。

九月取德清。擒其院判鍾正。直趨湖州之青山。與敵兵水
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
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常遇

春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塞溝港絕其歸路士誠事急遣平章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大敗其五太子及呂珍朱暹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暹善戰至是皆降士誠大失所倚以呂珍等殉于湖州城下守將李伯昇及左丞張天騏舉城降○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克之○命李文忠總水陸帥下浙江文忠遣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偽將戴元帥出降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攻餘杭守將謝五等全城歸順杭州守將偽平章潘原明遣

員外方彛詣軍門納降文忠曰師未及城而員外遠來得

無以計緩我乎彛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

孤城生齒百萬擇所託而來尚安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

引入卧内歡笑款接命條畫入城次第翌日遣歸原明遂

封府庫籍軍馬錢糧乃執前將蔣英劉震出降文忠入宿

于城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即磔

以殉由是内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凡得兵三萬糧二

十萬石上以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浙江行

省平章命懸胡大海畫像刺蔣英劉震心血以祭之○李

文忠復進攻紹興路克之○十一月徐達會諸將兵進逼

姑蘇張士誠引兵來拒大戰于尹山橋敗之又敗之于鮎魚口遂進圍城達命諸將分門而軍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着物糜碎礮風着人皆死城中震恐士誠雖屢出兵挑戰然忽忽計無所出時指揮茅成軍婁門徐達督攻婁門士誠兵出拒戰成率先奮擊左脇中矢死事聞上痛惜之追封東海郡公塑像祭于功臣廟○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民獻羊酒香花迎降滿道通海却其獻慰諭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偽帥陳仁等率大船百餘艘來降崑山及崇明嘉定開風皆

黎成死于
厚

降松江路守將朱顯忠聞之亦降。

十二月宋主小明王韓林兒殂○上與羣臣定議以明年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宮闕具營繕者以宮室圖進上見其有雕琢奇麗者皆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剟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下稱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

獨窺治亂
之源

格言

多書繪畫。今書此以備朝夕省覽。豈不愈于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上曰。爾不以節儉之道事予。乃道予以侈麗。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尋勅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并定樂舞之制。○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于杭州。陞右丞李文忠爲平章政事。下詔禁箋文頌美之辭。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戒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辭平實。勿以虛辭爲美也。

定樂制

禁虛詞

丁未吳元年

元至正二十七年

正月 上遣使以書遺元擴廓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等爲擴廓所拘留。上屢以書諭責之。竟不報。至是復與之書曰。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右。閣下之先。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相去各天一涯。繼聞令先王去世。閣下克成其功。且以尹煥章齋書致禮。跋涉而來。使予踴躍興起。用遣汪河致禮。同往爲死者弔。爲生者慶。初非無故也。今汪河去而不還。予請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時。諸侯分治。朝聘以時。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

發端妙

誠道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况閣下控守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柄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俞寶之兵蓄變於肘腋，王信之衆生釁於近郊。恐閣下自以成功，遂如泰山置之不聞，坐使諸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能救。此深爲閣下惜。所以數四遣人奉書，瀆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于閣下，閣下何爲自矜。倘即遣能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楨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於天下。如其不然是，又開我南方之兵端，爲彼後日之戰禍，閣下其審思之，毋貽後悔。

臣建曰：使察罕不死，天下將分南北。使擴廓能聽我太祖此書之言，而內和諸帥，外睦鄰交，天下亦將分爲

南北。此書所以爲擴廓論者甚忠，而惜乎其蔽而莫悟也。嗚呼，豈非天欲我皇明成混一大業耶。

指揮戴德率兵取沅州，擢爲湖廣行省叅知政事。命傅友德守徐州。二月，元擴廓帖木兒遣驍將左丞李貳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堅壁俟，其出掠，乃將步騎二千餘，沂舟至呂梁，捨舟登陸擊之。李貳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即躍兵奮槊刺韓乙，墜馬，其兵敗去。友德度李貳必益兵來鬪，趨還城，開門出兵，陣于城外，令士卒皆卧鎗以待。聞鼓聲，即起擊，有頃，李貳果率衆至，友德令鳴鼓，我師皆奮起衝其前鋒，李貳衆大潰，溺死者無筭，遂生擒李貳，獲其將上二百餘人，馬五百餘匹。擢江淮行省叅知政事。

胆智俱妙

命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租賦有差諭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燠爲人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稅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傳獻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上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喘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况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

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詣軍中請事不專上勞以手

書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之輔佐成周伐

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羣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肇啓隆

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

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靡羣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

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

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與乃

古道也不撓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

二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

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

孔子曰以禮讓爲國何有上下交得其道功之成也易易定文武科

二者不可偏廢

為政敦尚實效此太祖誠意之治

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于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

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俞通海既敗張士誠兵于滅渡橋。復提兵桃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還京師。上幸其第。見其病革。顧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遂揮淚出。明日通海卒。年三十八。車駕復臨幸。哭之慟。從官皆下淚。

按俞通海後追封豫國公。改封虢國公。配享太廟。復塑像祭于功臣廟。弟通源。通淵亦皆封侯。

四月仁祖忌日。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淚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下。不能

仰視

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為學士以朱升為侍講學士並知制誥兼修國史

六月天不雨上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病等曰予以

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軍中所需

蔬茹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使為之懼其煩擾於

民也既而大雨郡臣請復膳上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

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奚能其味得乎民

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于修已誠于愛民庶

可答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相國李善長率諸

臣勸上即皇帝位上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

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

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上

曰我思功未服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

方之途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

天命之有歸咎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

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遺譏于

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按張士誠初起高郵而遽已稱王陳友諒方有江漢而即已稱帝我太祖平張陳一江南而猶謙謙若此人從諸侯王之請而即帝位真主規模固自別矣

中書參議李飲冰、楊希聖、弄權不由執政、李善長劾奏之。
 上命黥二人、面云、奸狡百端、詭譎萬狀。○張士誠被圍、既
 久、突圍決戰、城左陣嚴、不敢犯、轉至盤門、欲奔常遇春營、
 遇春覺之、分兵北濠、截其後、遣兵與戰、良久未決、遇春撫
 王弼背、謂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曰、
 諾、即馳鉄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率眾乘之、士誠
 兵大敗、人馬溺死沙湓潭甚眾、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輿
 入城、勢益窮窘。○丁德興、同諸將圍蘇州、八月卒于軍中。

按丁德興後追封濟國公、塑像祀于功臣廟。

姑蘇圍急、降將李伯昇欲說令士誠歸命、乃遣客詣士誠、

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士誠
 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暗鳴叱咤、百戰百勝、卒
 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
 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窰中、死在朝夕、一旦元
 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
 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
 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
 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
 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
 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

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婦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爲韓白。畫謀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甚急。公恃

真苦口之

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懼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况嘗許以竇融錢傲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因乘勢奮擊。大破。

之追至城下，遂築壘迫之。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
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
忽飛礮碎其首而死。熊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擊我師，多
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徐達令軍
中蔡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能
傷。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閘門。新寨遂率眾渡橋
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
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徐義
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哺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
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

城漢

劉氏可謂
有志節矣
然平日未
肯進一忠
言諷戒何
耶

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
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
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
羣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遂
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
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
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
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昇之出葑門。途中易
以戶扉，昇至舟中，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
介、參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周僉、高禮。內使陳

基左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及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上以書送神保大王等還元。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太祖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

按張士誠勢窮力竭猶背城百戰無錫莫天祐與士誠為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嘗遣至士誠所為邏卒所獲徐達釋而勞之待以腹心于是屢遣茂游水往來因獲其彼此往來書報得士誠天祐虛實

九月我師取無錫州執莫天祐又取南通州師還上

以功予人者王

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勅褒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動自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必有名世之將以佐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于古之名將乎于是封右相國李善長為宣國公左相國徐達為信國公平章常遇春為鄂國公餘進爵賜金帛有差。○張士誠既平參知政事張昶欲亂政使人上書稱頌功德謂羣雄既平宜及時為娛樂。上以示劉基基曰是欲為趙高也。上領之既而昶陰事覺命都

皇明從信錄 卷三 二十四
基左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及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上以書送神保大王等還元。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太祖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

按張士誠勢窮力竭猶背城百戰無錫莫天祐與士誠為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嘗遣至士誠所為邏卒所獲徐達釋而勞之待以腹心于是屢遣茂游水往來因獲其彼此往來書報得士誠天祐虛實

九月我師取無錫州執莫天祐又取南通州師還上

以功予人者王

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勅褒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動自古帝古帝妲嚭圍急士誠取拾餘燼獨背城百戰一平以佐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于古之名將乎于是封右相國李善長為宣國公左相國徐達為信國公平章常遇春為鄂國公餘進爵賜金帛有差。○張士誠既平參知政事張昶欲亂政使人上書稱頌功德謂羣雄既平宜及時為娛樂。上以示劉基基曰是欲為趙高也。上領之既而昶陰事覺命都

皇明從信錄 卷三
督等馮勝鞫之獲實昶伏誅。○遣御史大夫湯和督諸軍討方國珍。國珍之初降也。約云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覘我虛實。為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諒。圖為犄角。上累書責其懷奸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萬石。國珍不報。上遂遣湯和總兵。吳禎為副。率諸衛軍討之。諭之曰。汝等奉詞討罪。毋縱殺戮。當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和等兵至慶元。國珍懼。遂遁入海島。國瑛引舟師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其通道。追至盤嶼。與合戰。敗之。大獲其戰船人馬輜重而還。○復命浙江行省叅政朱亮祖率

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弟國瑛于台州。兵至天台縣。縣尹湯繫以城降。進向台州。國珍出兵拒戰。擊敗之。遂攻城。國瑛乘城拒守。士卒無鬪志。往往逃潰。國瑛度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奔黃巖。亮祖入其城。遂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溫州。陣于城南七里。方國珍子明善將兵拒戰。我師敗之。追至城下。分兵攻其四門。明善遂挈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諭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同僉喻伯通亦降。○太廟成。四祖各為一廟。德祖居中。懿祖居東第一廟。熙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十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李善長為左相國。○命徐達

皇明征虜金 卷三
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兵二十五萬由長淮大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為征南將軍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顛滁和無為等衛軍由江南取福建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兵衛灃等衛軍取廣西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眾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糜莫如副將軍常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戰即輕身赴

惟若知臣

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雖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即馮勝分為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闔外之事汝責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眾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

口授方略
如不經意
而出之真
是天縱之
聖

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常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誠無過。故命汝摠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湖廣叅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權。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

人犯令。即斬以殉。衆皆股慄。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不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汝。於是達等拜命辭出。上旣諭遣諸將征伐。復馳檄諭齊魯洛河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頽。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寔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裳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

皇明御制金 卷三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濁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廟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其可爲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夷德而弃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

持刺痛快

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相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茲執矢。日視我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痛心。予奉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

皇明後集 卷三
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十一月命中書省詳定律令頒戊申曆先是上以唐宋以來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放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羣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左相國李善長叅知政事傅瓛楊憲太史令劉基翰林學

大則從簡
理則歸當

士陶安等同詳定律令論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既而劉基及太史院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上遂命頒行之○時方國珍遁出海島上復命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招諭之國珍乃遣子善明奉表乞降既而親率昆弟子姪并所部將士待罪軍門湯和送國珍于建康浙東悉

平。○徐達等兵至山東界首克沂州。守臣王信遁。王宣降。進取嶧州。下青州。攻益都路。宣慰使普顏戰死。平章保保降。

十二月我師之東平。元平章馬德奔城遁。至東阿。叅政陳

璧以所部五萬餘人降。又取萊州。取濟寧。元將平章陳秉

直出走。○時有孔希學者。先聖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

率曲阜縣尹孔希舉。鄒縣簿孟思諒等。迎見汪興祖于軍

門。于是兗州以東郡縣相繼降附。以希學襲封衍聖公。○

已酉。徐達取濟南。○胡廷瑞等師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

進攻邵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至建陽。其守將曹俊疇

降。○上復命湯和等由海道進取福州。偕廖永忠吳禎等

自明州即寧波府嚴程乘風進舟。不數日奄至城下。圍其西南

水部三門。一鼓克之。守臣曲出遁。○上出視園丘。世子

從行。上因命左右導之。遍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

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惟樹五穀。身不離畝。手

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

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草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

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

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于飢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復

加之以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

識能知興
望能動物
仲尼有孫

晉道

按書曰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周公之所以訓成王我聖祖之訓太子胞合周公心法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國史直書善惡○癸丑李善長率文武羣臣奉表勸進 上曰吾始即王位不能拒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即帝位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等頓首復請曰天生 聖哲本以為民 殿下之即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固卻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較蕭相國宛而篤殿下謙讓之德著于四方感于神明願為生民計早徇羣臣之請 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第

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始終持重不可草草越數日善長率禮官以即位禮儀進 上允之



